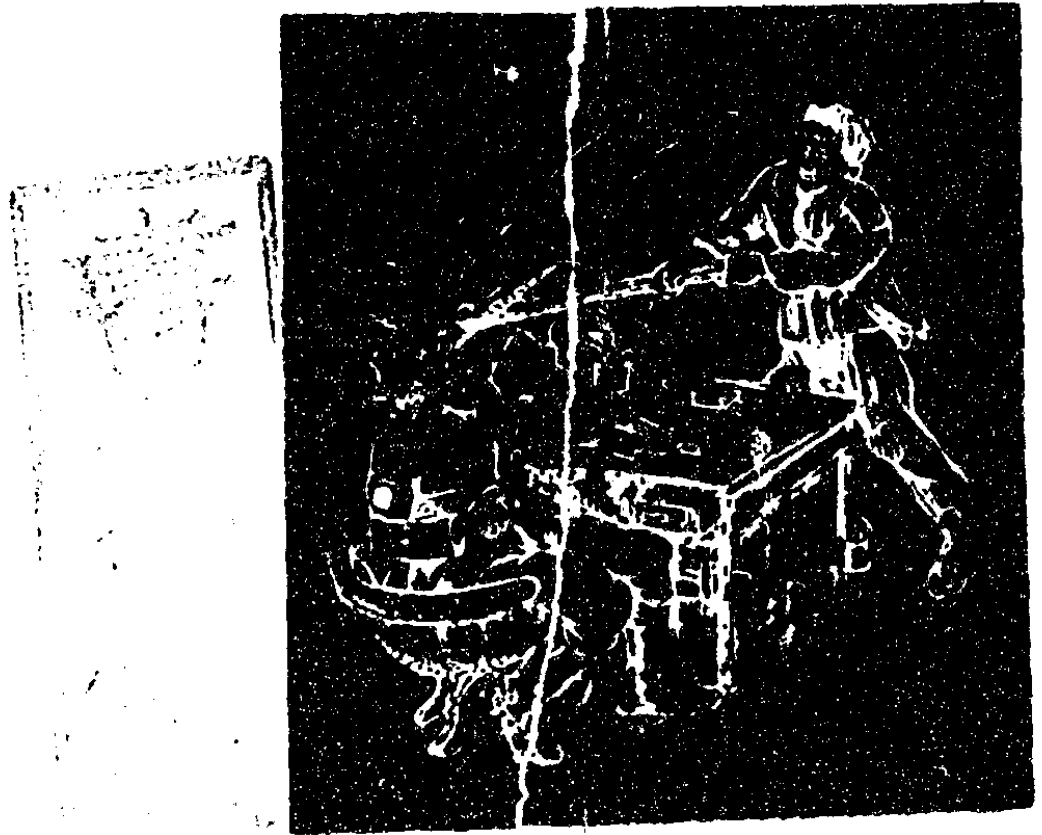


紅石山

楊 朔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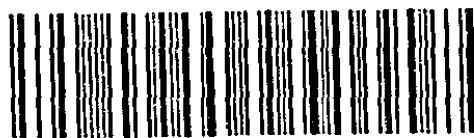
東北新華書店分印行

$$\begin{array}{r} 857.7 \\ 272-7=2 \\ \hline 2 \end{array}$$

紅石山

著 朔 揚

行印店分東遼 店書華新 北東



3 0613 7212 8

目次

帽子

一 屠車·····	二
二 『紅』·····	四
三 坑道里·····	七
四 坑道里之二·····	一〇
五 翻身餅·····	一四
六 亡命的人·····	一六
七 『一上山，命就不是你的了！』·····	二〇
八 長夜漫漫何時旦？·····	二二
九 死亡線上·····	二六
十 階級的愛·····	二九
十一 茫茫的夜路·····	三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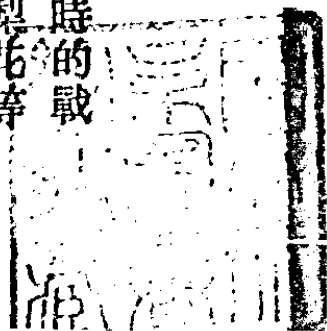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	春天來了……………	三五
十三	黑人……………	三八
十四	你們看我行，就寫上我吧！……………	四二
十五	霹靂閃電的黑間（一）……………	四三
十六	霹靂閃電的黑間（二）……………	四七
十七	霹靂閃電的黑間（三）……………	四八
十八	地下軍……………	五〇
十九	火山……………	五六
二十	勇敢，勇敢，再勇敢！……………	六〇
廿一	移山倒海的人民……………	六二
廿二	勝利的果實……………	六八
幾句贅話……………		七四
又記……………		七五

帽子

察哈爾龍關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，原名黃泉嶺，俗話訛做黃草梁。山頭是古時的戰爭要塞鎖陽關。察哈爾南部一帶的人民，一提起鎖陽關，就會津津有味地講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。關底湧出一條黑沙河，向西流過一帶黃土小平原，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。黑沙河的南北兩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，山頭一起一伏的，像是浪頭。先前這些山荒涼透了，密密叢叢的盡是一人多高的荊條，難得見到人烟。春三月間，遍山熱鬧鬧地開着野芍藥，野薔薇，紫丁香。……一到秋風落葉的季節，霜雪來的早，深山里只有風吼，狼嗥，連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見了。

民國元年，龍關當地的農民忽然在山上尋到一種寶貝。乍看來是些紅石頭，拿到手里，碰到衣裳上，可就染得赤紅，洗都洗不淨。於是動手挖掘這些紅石頭，做成顏料，販到市上去賣。民國三年，一個瑞典人在北平市上看見了說：『這是鐵呀！』從此，龍關鐵礦的寶藏才被發現。首先由段祺瑞經營開採，經過二十多年的變遷，七七事變後落到日寇手里，紅石山一時熱鬧起來。

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，從地質上說，是由太古代，原生代和第四紀層所組成。礦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間，有葡萄狀，魚卵狀等礦層，質量強，產量更富。一條鐵



路支線從宣化直修到山半腰。山上更修起變電所，風機房，馬機道，電車道，高線架子，水泵房等電氣裝備。火車整天轟隆轟隆地開走，又轟隆轟隆地開來。開走的裝滿『紅』（礦石），開來的裝滿工人。這不是人，簡直是一群一群要宰的牲口，火車也就像裝滿牲口的屠車，送到屠宰場來。

現在，又有一列屠車開上山了。……

一 屠 車

正是民國三十年十月的一天，夜來落過頭一場霜，滿山的野草打得垂頭喪氣的，驟然老了。傍晚，霜一化，地面冒着熱騰騰的濕氣。從宣化開來的火車到了紅石山腳時，車頭掉到後尾，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氣，慢慢地推着車爬上山來。趕到停在半山腰，滿壽山頂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。

車上走下個四十來歲的人，頭戴青禮帽，身上穿着件古銅色線春小棉襖，敞着前胸。這人叫杜老五，是日本大工頭清水的心腹，性子挺陰。他長着一張驢臉，眉毛挺淡，眼角搭拉着，從來不正眼看人，只從眼角瞟來瞟去。笑的時候一裂嘴，皮笑肉不笑，露出當門的兩顆大金牙。清水坐在北平，從來不上山，組里大權都操在組長杜老五手里。在礦山上，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組，每組都有自己的工頭，到處設法騙取工人上山，由組

長向礦方包活做，從中剝削工人的勞力和工資。這回是杜老五從山下招工剛回來。

他走到一輛鐵悶子車前，打開鎖，噹啷啷地推開車門，里面冒出一股薰人的屎尿氣味。車里塞滿了人，每人前襟上都掛着個黃布條，寫着龍烟鐵礦多少多少號。遇到暑天，車里悶熱，鎖的又嚴，曾經有一次，一車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斃死。現在天涼了，不過悶的各個人也是半死不活的。

杜老五朝着車里催道：『下車吧，別等人請了！』

車里就爬出許多人，乍一見亮，眼睛都刺得睜不開。當中有個老頭，快五十了，高眉稜骨，方嘴巴子，走路搖搖擺擺的，精神挺壞。旁邊一個二十幾歲的高大漢子攙着他的手，又回頭關照後邊一個婦女說：『大孀，慶兒兄弟下來沒有？』

老頭叫董長興，順德府人，家里原有八九畝破地，頭年鬧旱災，收成不够吃的，託人從一家財主借了一斗糧，秋天要還五斗。不想越渴越吃鹽，今年偏巧又鬧蝗災，粒米未收，還不起債，地都被地主頂了賬奪去，自己也變成了財主的僱工。攙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，低腦門子，大嘴，胳膊有碗口粗，自少孤人一個，給那家財主抗長活。看着董長興的事，殷冬水氣的罵道：『我忒他奶奶，他的心叫狼吃了，怎麼幹出這樣沒人味的事！』董長興怕惹事，憂愁總悶在肚子里，埋着頭不響，頭髮可一下子白了許多。

有一天，兩人正在地里替財主割馬草，忽然被幾個僞軍綁進順德城，後來才知道是

地主從他們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費，把兩人賣給紅石山下來招工的杜老五。董長興的老婆得到信，帶着孩子慶兒找到城里去，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。杜老五端量着慶兒，見他也有十四五歲，滾圓的頭，臉腮像火一樣紅，兩眼一睜一睜的，長眼毛掛下來，好像簾子，心里想道：『這小子倒壯，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。』就假意說：『別哭了。我這個人就是心軟，叫你哭的我也不好受。也罷，你們娘倆也跟着上山去吧，好賴有你們吃的。』

慶兒娘感激得說不出話，當場給杜老五磕了個頭。在路上，他們被鎖在悶子車里，一天發兩個黑饅頭，連塞嗓子眼也不够，又餓又渴，好容易熬過命來，總算到了礦山，滿心希望前面會有什麼好命運等着他們。但是他們却被吞進虎口里了。

二 『紅』

一上礦山，最刺眼的是紅色。山嶺，道路，房屋，礦工的手臉衣服，甚至於天上飛的山鳥，地上長的野草，沒一處不被礦石染得紅媽媽的，所以工人們都叫礦石是『紅』。礦區共分三部。中部以滿壽山爲主，日本的管理機構都設在這，就中勞務科最惹人恨。配給工人食糧，發給工人工資，都由勞務科管，工頭組長就和日本人勾結一氣，千方百計剝工人的皮，恨得大家叫勞務科是『老虎科』。西部全是坑道。翻過東山梁，朝

東部沙子地一望，却是一片華麗精巧的洋房。山上的日本人全住在這，過着幽雅的生活。爲了保護這些驕子，這裡駐紮着礦山自衛隊，還在一座大疙疸上修造一座營房，廣島小隊長帶着六七十『皇軍』鎮守全山。工人區散在各地山窪里，低矮的小屋，又髒又臭。杜老五的清水組住在滿壽山緊下邊，因爲山上人太厚，只佔了一間大工房，對面兩鋪大炕，能擠六十多人。組里有百十來口子，睡不下，杜老五心眼靈，把工人分成晝夜兩班做活，這一班來，那一班去，都在這間房子里倒騰着住。房子的屋頂牆壁被烟薰得黝黑，窗上糊着發黃的舊報紙，報紙破的地方，又擋上破草簾子，白天屋里也暗的辨不清顏色。董長興帶着家屬，單在旁邊找了間小土窯，又黑又矮，進屋直不起腰，像個狗窩。下礦做活，杜老五從來不去，全由班長賈二旦領頭。

這人瘦的像個猴子，馬蜂腰，窪口眼，戴着頂柳條帽斗，隨手不離一根小榔頭，一走一搖。他也真能尅扣工人。每逢開支，欺負工人不識字，又扣伙食，又刨給工頭組長班長等的扣頭，算盤珠一扒拉，剩的錢也就沒幾個了，有時還說你虧錢，逼着你賠。開支時還常發大烟，坐價特別便宜，日本人故意縱容着工人抽。不過賈二旦也有點顧忌，就是不大敢惹一個叫胡金海的人。

董長興新來那天，正在小窩里忙着掃炕，撮土，胡金海拿着領被草簾子走進來，怪靦腆地笑道：『天冷了，門上得有個擋風的東西。你們新來乍到，東西不湊手，先將就

着這個用吧。』就動手幫董長興望門上掛簾子。

董長興連聲道謝，不覺仔細打量了胡金海幾眼，只見他的四方臉上盡管抹的紅一塊，黑一塊，竟是個俊人物：中流身材，寬肩膀，大眼睛，兩條眉毛又長又黑，像是蝴蝶鬚。董長興一生吃虧太多，不想沾旁人的光，也怕受人的害，見了人總是平平和和的，不遠不近。於今這個壯小伙子初次見面，人生面不熟的，可叫他歡喜。從此他便常常接近胡金海，見他做事利落，爲人又有血性，只可惜落到礦山上當苦力，有一次忍不住問道：『你有能耐，又是有家有業的，怎麼來受這個罪？』

胡金海道：『我有什麼家，還不是跟你一樣？』

原來他本是河北饒陽人，有一年漳沱河鬧大水，他爹拉着他和姐姐流落到龍關。爹死了，姐姐嫁給一個叫王世武的木匠，他也就靠着姐姐住在紅石山西南二十來里的大壩口村。別看他外表羞搭搭的，秉性可強，從少受不得一點閒氣。他給人放羊，做零活，主人家罵他一句，打他一巴掌，就賭氣跑回去，惹得姐姐哭道：『咱爹就留下你這條根子，你怎麼學的像個槐樹蟲，一走一個羅鍋，就不肯邁個正經步！』

可是胡金海越長越擰。十七歲上，日本人在紅石山鬧餓，他上了礦山。從這組跳到那組，那組跳到這組，最後落到杜老五手里。不過他也學乖了，明知道杜老五的心胸活像蜘蛛網，密密層層的，專想害人，可是離開他，又能往那去呢？走遍天下，還不是得

受氣。於是忍口氣想道：『算了，別由着意鬧吧！』他吃的苦頭最多，也最能體會旁人的苦楚，這種同情心把他和董長興緊緊地連在一起。

三 坑道里

天變了臉，紛紛揚揚下了一夜雪。趕天明，北山後猛然起了風，一翻過山頭，就像百萬大軍，呼嘯着撕殺過來，吹得半空的大雪片子飄飄橫飛，漫山的積雪也捲起來，上天下地，白茫茫的混沌一片。

這樣壞天氣，工人們誰願上班。無奈『老虎科』的汽笛一早緊響，賈二旦尖着嗓子叫道：『下點雪算什麼？你們也不是金枝玉葉，變的這樣嬌！誰不去就罰他一天工錢！』工人的衣裳都是又破又爛，有個抽大烟的工人身上連一絲棉絮都沒有，光披着破蓆包，腿上包着洋灰袋子。大家只好披上爛棉被，拿條草繩攔腰綁住，權且擋擋風寒。

他們頂着風雪，抖抖索索走到活地，點起黃銅小瓦斯燈，鑽進洞子，渾身的肉好像叫風撕得稀爛。大毛驢突然從黑影里閃出來。這是採礦事務所日本人冷野的外號，因他性子惡，動不動踢人。他的身後老像尾巴似的跟着兩條狗：一條是叫『富士』的狼狗；另一條是他的中國助手『爛剝皮』。

大毛驢舉起左腕，就着燈光看了看錶，嗚嚕嗚嚕地叫道：『怎麼的這樣晚！怎麼的

這樣晚！——一邊不顧死活地亂踢一陣，攆着工人快走。

坑道里又潮又冷，『頂紅』上掛着一球一球的冰，溜光滾圓。每隔十來步便掛着盞電燈，散出些黃光，照着一片飛揚的紅末子，像是紅霧。來來往往的人看來都像黑紙鈹的影子，扁扁的，變了原形。五顏六色更分不清，樣樣東西只顯得說紅不紅，說黑不黑，說黃不黃。

正是用風鑽朝礦層打眼的時候，到處只聽見風鑽突突地吼叫，把人都震聾了。

賀二旦帶着工人來到一座『拂面』前（順着礦層向上打紅的槽），上邊掛着盞小電燈，暗暗的，照見『拂面』的斜坡上放着一張鐵板做流子，許多『紅』堆在那，還沒運走。他提着瓦斯燈，拄着小頭，先爬到高頭，掛起燈來，左手托着紅頂，右手拿小榔頭東敲敲，西敲敲，側着耳朵聽了一陣，聽起來頂還結實，不至於塌，便招了招手，殷冬水就抱着個龍蝦似的二尺來長的風鑽，跟着胡金海爬上去。

打眼經常得三個人。胡金海眼精手快，殷冬水又有股蠻勁，兩個人一盤鑽，也就綽綽有餘。正在他們打眼的當兒，董長興跟慶兒等人都在裝車運紅。他們把『紅』從『拂面』的鐵板上扒拉下來，撮進骨碌馬（礦車），一輛一輛順着軌道推出去。骨碌馬冰的可怕，一沾手，像咬似的痛，大家就用肩膀推。董長興和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合推一輛，鐵骨輪碾得軌道轟隆轟隆響，震得耳朵嗡嗡的，好像灌滿水。

快到洞口，董長興一眼望見爛剝皮站在一堆柴火前。他知道這傢伙慣會豆腐里挑骨頭，詐財騙錢，怕他找碴，就連忙肘了他的同伴一下，推着車跑起來。

爛剝皮早在後面喝道：『慌什麼？又沒有鬼追命！』三步兩步搶過來，緊夾着左眼，拍着車沿罵道：『操你個奶奶，你們這是來騙誰，車裝的滿都不滿！』董長興明知他要詐財，可是腰裡掏不出錢。爛剝皮更火了，用手翻了翻『紅』，叫的更兇：『裝不滿也罷，怎麼還有石頭？非扣你們的車數不可！』

那個抽大烟的工人僵在洞口，風攪着雪，一陣一陣白旋風繞着他打轉。他肚里無食，身上無衣，又有口癮，早凍的受不住了，渾身直打冷顫。爛剝皮對準他的腿腕子就是一腳，惡狠狠地罵道：『滾你媽的蛋，別在這裝蒜！』

那人哼了一聲，一頭栽倒，只是哆嗦。爛剝皮還不肯放鬆，對着他的頭又鏗鏘地踩了幾腳，一面罵道：『好雜種操的，再叫你裝死！我看你的腦殼硬不硬，硬就得幹活！』

那人蹬了蹬腿，不動了。董長興上去摸摸他的胸口，吃驚地道：『唉，他凍死啦！』

爛剝皮先還不信，用手試了試死人的嘴，也有點慌，隨後斂住神色喝道：『死就死了吧！反正有的是中國人，死一個半個不算什麼！』就把死人橫拖豎拉到洞外的溝沿上

，拿脚一踹，死屍順着山坡骨碌骨碌滾到溝底去。風雪正緊，轉眼把死屍埋在大雪里了。

四 坑道里之二

『拂面』上正在打眼。一開手，胡金海顯得並不精明。他把風鑽上的風簷對着礦層平打，有意無意一歪扭，風簷喀察地斷成兩截。

大毛驢爬上來，皺皺着眉頭，嗚嚕嗚嚕叫了一陣，隨後端量端量石頭鱗，摸出根粉筆，上上下下畫了二十來個白圈，又做着手勢，親自指揮胡金海照着他畫的地方鑽眼。

胡金海在礦山上混了幾年，心里像燈一樣亮，明知打眼要看好石頭鱗，才能多崩紅，可是故意裝傻，裝的像經大毛驢這一點，才通了竅。就跟殷冬水重新在風鑽上裝好風簷，又動手打眼。

這回，兩個人拿出本事來了。

殷冬水抱着風鑽，頂在胸脯上，像鉗子箝住一樣牢實。胡金海又開腿，拿肩膀扛着風鑽的前端，右手穩穩當當地托住風簷。風門一開，一大股風從風管流進風鑽，突突地響，頂得風簷緊打着轉，咯啦咯啦地鑽進紅石頭去。他們渾身的筋肉一時就像過了電，震的亂跳。

風簷轉的越快，紅末子四處亂飛，把燈都遮暗了。胡金海嘴里咬着塊布，左胳膊平

伸出去，豎起巴掌，擋開紅末子，不時對殷冬水做着手勢。一會把手往下壓，一會翻着手掌向上提，一會往左撇，一會又往右擺，殷冬水便隨着他的手勢挪動風鑽的方向。風鑽轉的一慢，殷冬水趕緊搬搬風門，只聽撲哧撲哧地幾聲，大團的紅末子從風門噴出來，接着又突突地響起來了。

大毛驢守在旁邊，繃着個臉，也不禁暗暗叫好。對着鏢一看，打個一米多深的眼，還不用十分鐘。前後不到三個鐘頭，二十來個白圈都打完了。兩個人也冒了汗。

大毛驢一走，殷冬水對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：『真背幸，今天算白賣冤枉力氣了！』胡金海低着眼一笑，也叫道：『不要緊，應該顯顯本事，別叫大毛驢抓咱白帽子（傻瓜）！別看他鬼，回頭看我擺弄他吧！』

打完眼就該放砲。慶兒拐着籃子，送上炸藥和砲土。胡金海拿起一捲火藥撕開一頭，塞進砲眼去，接着又塞第二捲，第三捲……浮頭塞進的炸藥才帶着雷管，拖着根黑漆捻子。裝完藥，又塞砲土。殷冬水拿起根棍子，使力往里搗。胡金海接過棍子，只輕輕戳了兩下，回頭對殷冬水一笑。殷冬水明白了，裂開大嘴，照樣做去，接着又去摘電燈，撤電線，裝進籃子里，領着慶兒先走了。

胡金海擰了擰瓦斯燈的水門挺子，對着水門吹了幾口，燈苗猛的大了，足有半尺來長。他擎着燈照照『拂面』下面，見沒有人，便用燈苗點砲。先點頂砲，再點中

間的，末尾才點底砲。點完砲，不慌不忙走下『拂面』，提着燈往外走。走不到一百步，耳朵嗡地一震，接着又是第二下，第三下。……他一路走，一路數着砲，趕來到大巷子里，伙伴們坐着烤火的地方，砲也停了，就問道：『你們聽清沒有，怎麼短了一砲？』

伙伴們正圍着火聽董長興訴說那個夥計凍死的情形，殷冬水聽的冒火，發急道：『管他什麼砲不砲呢！這些事，簡直叫人氣破肚子！依我的意，先揍死爛剝皮這個鬼崽子再講！』

不知誰道：『一個大烟鬼，死就死了吧，有什麼可惜的！』

董長興嘆道：『你不知道，他的心可不壞呢。我也勸過他：『你不好把大烟忌了麼？日本人讓咱抽，自己可不抽，明明是坑害人！』你當他不懊悔麼？懊悔的掉淚呢。還答應我忌烟。可是過一天又對我說：『我不忌了。咱們這樣人，早晚沒有好死，抽口烟，迷迷蕩蕩的，倒能忘了那些難受事！』』

又有人道：『你們沒看見，那小伙子剛來，拳頭粗胳膊硬的，可壯啦。一抽上大烟，越來越瘦，瘦的竟像高糧楷，真是殺人不見血！』

正議論着，大毛驢又走過來。他一心一意只惦着自己親手畫的白圈，以為憑他的老經驗，親自指揮打眼，一砲起碼也能崩下一車紅，就蹉蹉腳上的雪催促道：『你們還坐着幹什麼，怎麼也不看看去！』

胡金海皺了皺眉答道：「有一砲還沒響呢……」

大毛驢揮着手，不耐煩地鳴嚕道：「快地去看看，死不了的！」

殷冬水站起身，使氣嘟嚕道：「死不了就去！」一手提起盛燈泡的籃子，一手提着瓦斯燈就走。胡金海從背後叫道：「你可當心哪！」

整個坑道里的風鑽都停了，洞子里靜悄悄的，只有風管漏氣的地方，刺刺地響。燈泡怕點砲崩壞，差不多都摘了，坑道里比往常更黑。好在殷冬水會看石頭縫，往上蹣的那面是北，坡的那面是南，方向辨清，便不會錯到旁的巷子去。

『拂面』上烟還沒散，火藥味挺重，嗆的他直咳嗽。提起燈照照，淨是紅烟，什麼都看不見。他爬上『拂面』，擰開風管，先讓風把烟吹散，然後細細一看，原來有根捻子受了潮，燒到半截滅了。鐵板上是一大堆新崩的紅。

他掛起瓦斯燈，動手去按電燈。瓦斯燈苗忽然縮得像豆粒一樣小，看看要滅了。都怪他粗心，一天沒添水，還會不滅？碰巧脚下有半截小黃火藥，不知誰扔的。他一哈腰拾起來，對着燈苗點着。就在這時，耳邊轟地一聲，眼前立時變得漆黑，覺得左手一陣燙熱。氣得他一跺脚道：「真他媽的搗蛋，那里放砲，把燈都給震滅了！」一邊摸下『拂面』，罵罵咧咧地走出去。剛走到火堆前，胡金海忽地跳起來道：「哎呀，你的手怎麼的啦？」

殷冬水一低頭，看見左手血淋淋地郎當下來，只覺得又麻又熱，可絲毫不痛。他呆了呆，忽然把大嘴一閉，咬着牙，咯吱地扯下那隻斷手，往地下一擡道：『操他娘，我這下子算完了！』

胡金海踩着腳道：『噁，噁！怕你出事，就出事啦！』

殷冬水的神色很慘，勉強笑道：『倒不管那一砲的事。是瓦斯燈要滅，我點了塊小黃火藥……』

胡金海忍不住叫道：『就炸啦！是不是？你怎麼這樣傻，就不知道日本人怕咱們點火藥當燈亮，常在火藥里裝砲胆，有意使壞！』

工人們亂噪噪地替殷冬水包傷，又扶着他到醫院去。大毛驢可不管那一套，心里只惦着究竟崩下多少紅來。趕去一看，一砲竟連半車也不够。他臉上抹不開，心里納悶，只有無緣無故踢人。

胡金海不言語，心里可透亮透亮的。砲土不塞緊，炸力定規不大；點砲先點頂砲，不先點中間的，崩的自然也不會多。這就是他要擺弄大毛驢的手段。

五 翻身餅

陰曆小盡，臘月二十九，『老虎科』還叫工人『緊紅』（加緊出鐵的意思）。各組

長傳出日本人的話道：「一年四季，熬的就是個年，本來該放一天假，不過『皇軍』正在太平洋上打勝仗，咱們也該下點力，多多打紅，好完成『大東亞聖戰』。不過也不能叫大家白辛苦，每人配給一斤頭羅白麵，初一早上好吃餃子。」

工人們誰也不信這套鬼話。老吹這里那里勝利，眼前礦山上可就慌的不行。四處都在趕修砲樓，沙子地按上電網，滿壽山頂還特意加修一座大砲樓。甚至於工人區也按上電網，假意說是保護工人，骨子里是把工人圈起來，防備鬧事。工人區里常有來歷不明的人，穿的比工人還壞，爬窗戶，溜牆根，偷聽工人的動靜，找着謠訛人，動不動就掏出腰里掖的盒子砲，說你私通八路，把人逮到沙子地自衛隊的地牢去。工人們時常交頭接耳，私下悄悄議論着已經打到四鄉的八路軍。有從關南來的，見過八路軍，日夜巴望他們能早一天上山，也有不清楚的，未免胆虛，可又盼望他們果真會來，先鬧個天翻地覆。

後半晌，董長興緊紅去了，慶兒跑到『老虎科』，受了一大堆閒氣，才領到一家人配給的三斤白麵。扛回家時，西山頭上正閃着亮晶晶的大貓星。

他娘正在破瓦盆里洗着幾個爛土豆子。這個婦女整年累月愁眉苦臉地操勞着，只知道怨命。她用哭似的聲音埋怨道：「你這孩子，一出去就是半天，也不知到那貪玩去啦。缸里水都沒有，還不去敲點冰，好做夜飯。」

慶兒一肚子委屈，眼淚汪汪地說：『誰貪玩？我才沒貪玩呢！』撅着嘴不再言語，把麵擱到鍋台上，呵了呵被得裂了口子的小手，拿起傢私，走到外邊去敲冰凌。

慶兒娘拉過麵口袋，捏了點聞聞，蹙着鼻子想：『哎呀，這是什麼麵，怎麼有一股邪味？』

不過有麵吃就燒高香啦，那願上挑肥揀瘦的。心里又懺悔道：『大年下，有現成的麵，胡金海也說要來家過年，還是烙個翻身餅，吃個吉利吧！』

慶兒不知從誰家房簷上敲了些冰柱回來，化成水，幫着娘合起麵來。麵又黑又黏，淨是毛。烙餅時，往熱鍋里一放，不知怎的，越烙越小，麵也散得收不起來。吃起來也黏牙。慶兒娘經過幾次艱年，吃過觀音粉，恨的說道：『麵里淨是假，連土粉子也摻進去啦！』

娘倆把餅對付着烙完，天大黑了，還不見董長興回來。慶兒娘拿起件又紅又髒的爛褂子，坐到灶火前，補着補綻，癡癡地等起來。

六 亡命的人

山頂上緊紅緊的正熱鬧。『老虎科』門前插起兩面綢子旗，一面紅的，一面白的，預備發給頭獎二獎。山頭上按着大喇叭，隔不一回，便有廣播放送出來，報告全山緊紅的新聞，還有音樂，唱着日本的流行歌。組長平時不見面，也上山了。那組出紅出的多

，日本人就給組長十字披紅。從早到晚，滿山的機器一刻不停。天一黑，滿壽山頂的大探照燈放出光來，雪亮雪亮的，掉了針也能找到。

洞子里可還是陰慘慘的。瓦斯燈的燈苗漸漸地不再發黃，越來越亮，胡金海就知道洞子外天黑了。自從殷冬水進了醫院，就換了董長興和一個脆蘿蔔嗓子的工人來抱風鑽。大毛驢拿着小鎬，帶着狼狗，兩條腿格外勤，時時跑上來，嗚嚕嗚嚕地叫一陣，催大家快幹。他一來，胡金海裝的挺帶勁，一走就吹着口嘯，慢慢地動着手腳。打完八九個眼，風鑽雖說照樣突突地響，可是風箏撞着紅石頭，光是咯啦咯啦響，不大肯往里走。

脆蘿蔔嗓子對着胡金海的耳朵叫道：『風機房怎麼回事？風不硬，打不進去。』

胡金海擺擺手道：『管他呢，沒有風更好。』

打了一陣，眼都挺淺，頂多能裝兩捲火藥。董長興有點多慮，指着旁邊滿滿的一筐火藥道：『別的不怕，只是火藥裝不完，查出來怎麼鬧？』

胡金海擰起蝴蝶鬚似的長眉毛，想了想，蹲下身檢出一些火藥，提起下剩的半筐藥，詭密地笑道：『你們裝藥吧，這些歸我擺佈。』便帶上把鐵鍬摸下『拂面』去。

他貼着邊溜到個黑圪落去，擱下筐子，三鐵鍬兩鐵鍬挖了個坑，埋進火藥，又用鍬平上土，拿脚踩了幾下，才要往回走，冷不防有人抓住他的胳膊腕子。……

爛剝皮當場把胡金海揪到事務所去。董長興和脆蘿蔔嗓子也叫人押去了。事務所里

電燈通明，大毛驢仰在一張搖椅里，腿蹠在棹子上。

爛剝皮顛着腳後跟走上去，把半筐火藥往棹上一擱，得意地諛着左眼道：『你看看，簡直反啦！連火藥都埋了，定規是要賣給八路軍！我望見他貼着邊溜，猜到有鬼。』

大毛驢霍地跳起來，也不問情由，左右開弓打了胡金海兩個耳光子，又卡住他的脖子使勁地搖，搖得胡金海的帽斗都掉了。然後幾絛子把胡金海絛倒，氣兇兇地罵道：『操你個奶奶，你賣了多少火藥給八路軍？』

胡金海蹲起來，紅臉脹成紫色，呼哧呼哧地喘着，低着眼冷笑道：『別冤枉人，誰看見我賣給八路啦？今天風小，打的眼淺用不完，原打算埋着明天用……』

爛剝皮喝道：『他媽的，還敢頂嘴，非打不行！』

就有幾個人馬上把胡金海按倒。大毛驢掄起根鎬把子，沒頭沒臉地亂打一陣，打一下，問一句道：『你賣沒賣？你賣沒賣？』

胡金海一點不肯服軟，直着嗓子辯道：『我就沒賣！你們也不能骨頭上按花朵，瞎造是非！』

董長興往前走一步，顛着鬍子央告道：『掌櫃的，他說的是實情，我們連八路的影子也沒見，上那賣呢？』

大毛驢的氣頭一轉，一撒手，朝着董長興撇過鎬把子去，正打中董長興的膝骨拐，

痛得他撲咚地跌倒。

又鬧騰一陣，大毛驢見一時間不出情由，緊紅緊的又急，揮着手叫：『先回去幹活，先回去幹活，一會再問！』

這夥人一走，他乏的要命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閉着眼養神。『富士』望望主人，又望望窗外，打個呵欠，躺到爐子邊去。昏昏沉沉中，他想着剛才的事，想到風機房，忽然好像有把鑰匙在他腦子里一擰，弄開了竅，霍地睜開眼道：『他媽的，這些苦力明明是存心搗蛋，破壞緊紅，非辦幾個不可！』他正要站起身，門開了，胡金海像是道電光，颼地閃進來。大毛驢一呆，沒等定過神來，胡金海早竄到跟前，舉起手里的洋鎚，劈頭打下來。大毛驢慌的拿胳膊一擋，跳起來想跑，第二鎚又打過來，恰巧打中他的腦袋，冒了血花。

『富士』鳴的一聲撲上來，咬住胡金海的破棉褲，使勁擺頭。胡金海連打幾鎚，打得牠吭唧吭唧叫着鑽到棹子底下去。胡金海掄着鎚，又朝大毛驢的頭打了幾鎚，然後揪了傢伙，冷笑一聲竄出去。

剛交半夜，天陰的挺厚，風颼的正猛。他四下望了望，順着一道又高又斗的山坡爬上去，轉眼溶化進黑茫茫的夜色里。

一刻鐘後，有人到事務所來，發現大毛驢死在地上，死屍旁邊掉了個工牌，寫着胡

金海的名子。自衛隊立刻四處抓人，早沒了影。連夜追到大壩口他姐姐家，又撲了空。一連鬧騰幾天，總訪查不出胡金海的踪影。工人們紛紛揣測，認為準是胡金海那晚上逃走，天黑雪滑，摔死在那個山溝里了。

七 『一上山，命就不是你的了！』

胡金海失蹤的第二天，董長興就病了。一個上年紀的人，受了蹂躪，心上又掛點火，一時發起燒來。慶兒娘有點發慌。董長興道：『你慌什麼？也不是什麼大病，今天歇一天班，養養就好啦。』便叫慶兒給他去告假。不一會，杜老五和賈二旦一前一後走進來。

杜老五拿牙籤剔着大金牙，瞟了病人一眼，冷冰冰地問道：『怎麼，有病啦？』

慶兒娘小聲答道：『可不是，黑間折騰了大半夜，也不想吃東西。』

杜老五嗤着鼻子道：『誰也不是鐵打的，那能沒有個三災兩難的，要是各個人一不精神就歇班，礦山早得停工啦！』

董長興翻了個身，哼哼着道：『我但凡能動彈，也不願歇，實在是熬不住啦！』

杜老五好像沒聽見，搭拉着臉道：『起來吧！一星半點病，也要不了命！都是關南人，鄉里鄉親的，別鬧的大家臉紅！』

董長興哼哼着，還是不動。

賈二且發急道：『你裝什麼聲！難道沒聽見組長的話？』

慶兒娘用哭音哀告道：『你們可憐可憐他，饒了他吧！也不是裝病，不見他的嘴都燒起泡來啦！』

賈二且那里肯聽，尖着嗓子罵道：『給你臉不要臉，偏要自討沒趣，我看你能動彈不能動彈！』說着上去就搗開被窩，橫拖豎拉地把董長興拖下炕，一直往門外拖。

董長興病的兩腳沒根，叫賈二且拉得一個筋頭一個筋頭的，一時又要咳嗽，噲的臉紅脖子粗，喘不過氣來。

慶兒娘叫道：『你們這是做什麼？人家有病，也沒把命賣給你們，就不許人家躺一天？』上去要攔。賈二且一回手把她推出多遠，喝道：『靠後點！一上山，命就不是你的了！』

慶兒鬧楞了，一會跑着追出去，約摸半頓飯工夫，又把他爹攙回來。董長興搭拉着頭，鬍子上掛着紅痰，一步一步一哼哼，好容易挨到炕邊，一頭撲下去，眼一閉，半句話也不開口。

慶兒娘慌了神，忙着給男人蓋上被，哭着問道：『你這是怎麼的啦？』

慶兒撅着嘴，氣虎虎地說道：『都是姓賈的那小子不是人！他硬拉着爹走，爹倒了

，走不動，他還打，看看實在不行，才扔下爹！」

這一折磨，董長興的病一時重，一時輕，纏到身上再也不去。

八 長夜漫漫何時旦？

人是經不起折磨的，可又頂耐折磨。董長興比起乍來時，走樣了。高大的骨格瘦嶙嶙的，兩腮窪下去，頭髮鬍子亂蓬蓬的，壓簪霜打的枯草。慶兒娘見他血氣越來越衰，有時爲了吃的，一能動彈，還得掙扎着上班，日夜擔憂他支撐不住。可是也算他命大，熬過一個春天又一個春天，熬過一個秋天，於今又入秋了。剛過五十的人，記性壞得顛三倒四的，心事又重，好不好便帶着憂愁的神情，問他老婆說：「你說咱們離家幾年啦？」慶兒娘掐着指頭，怯生生地算道：「前年冬底來的，去年一年，今年是第三個年頭了。」

董長興就嘆氣道：「噯，日子真難過，怎麼好像有幾十年啦！」

殷冬永早出了院，瘦了，嘴顯得更大，左胳膊郎當着，袖口空蕩蕩的，性子變得更烈。每逢談起這些事，他就要破口罵道：「他娘的，算起來日子不多。倒霉可倒到家了！光肥了日本人！你們看山上，一年興旺是一年！」

可不是，礦山上數着這時候人多，房子和土窯塞得滿噎噎的，還佔不下。新抓來挺

多人只得露天搭窩棚，秋天雨多，一連陰，漏得泥湯漿水的，站腳的地方都沒有。

慶兒娘又像哭似的埋怨道：『光知道到處抓人，拿什麼給吃的！前次領了點小米，他爹還高興呢，誰知是捂了的壞米，糊乾飯吃，臭的像屎，一聞就噁心發嘔，那里嚥得下去！這一程子，想吃臭米也吃不到，光配給山藥蛋了。』

還是爛的，都生了芽。米缸里沒有一顆存糧，白水煮爛山藥蛋，乍吃也香。一遭香，兩遭臭，趕吃到第三遭，見了就發醋。大人還可以強嚥，慶兒快長成人，正是能吃的時候，飢一頓，飽一頓，那能經得起？他只覺得肚子發墜，想要拉屎，可是又沒屎，嘔味噁味的，拉的盡是白沫。不上幾天，這孩子便爬不起了。先是發冷，渾身好像浸在冰里，直打寒顫，後來又發熱，跟火熱一樣，兩腳亂蹬，蓋不住東西。翻騰一宿，眼窩便塌下去，說話都沒力氣。

慶兒娘守在旁邊，擦眼抹淚的，覺也不睡。兒子哼一聲，她趕忙問：『慶兒，你那里難受？』兒子蹬開被，她又趕忙替蓋上，接長補短地小聲問道：『慶兒，你喝不喝水？你不想吃東西？』

慶兒閉着眼，糊里糊塗的，一味地搖頭。天亮以後，他安生點，睡了半天，又醒了，要吃東西。他娘從鍋里拾了碗爛山藥蛋，剝光皮，餵一個到他嘴里。他嚼了嚼，噓了一口，都吐出來，呻吟着說：『娘，我吃不下！』

他娘這一陣寒心，撲落落掉下淚來。除了山藥蛋，即使翻倒土窖，也刮不出半點旁的吃食。她活到四十，跟前只這塊心尖上的肉，剝出她的心，也要救活他。就嚥下口淚，對兒子悄悄說道：『慶兒，你耐一下心，娘給你找好吃的去！』一邊抹着淚，趕到杜老五家里去，沒開口，先流下淚來道：『行行好，你給上『老虎科』說一聲，開點白麵票吧！我那孩子病啦，頂到脚下，連口湯水也沒喝！』

杜老五掛下驢臉道：『呃？慶兒又歇班啦？你們家那兩個人是怎麼回事，三日打魚，二日曬網，這又不是在你們家里，怎麼這樣隨便！』

慶兒娘拿袖口擦着淚，低聲下氣道：『我也知道歇班不好，誰想到他就病了。先求組長借點麵，以後病好了，叫他補多少工都行。』

杜老五瞟了她一眼，望着賈二旦說：『你聽聽，不上班，倒要借麵，淨是他們的便宜了！一些臭苦力，也都長嫩了，這個病，那個病，光我們組里，兩天就躺下四五個。』

全山病的還多呢。有的害熱病，多少日子水米不沾牙；有的害血傷寒，鼻子淌出一大灘血，傳染的頂快；也有結火太大，拉不出屎，尿不出尿的。工人們都怪山藥蛋，『老虎科』傳出話來說：過三兩天定準發麵。麵當真發下來了，灰不溜丟的，夾着雜七雜八的黑皮，原來是黑豆麵。剛吃上一頓，許多人拉起稀來，有的轉成痢疾。言語沒腿，

走的可快，全山很快都耳聞一件事：日本人怕吃了黑豆麵不消食，特意在里邊摻進黑白丑。災病一流行，礦山的日本醫生平野鬧不清是什麼病，不論男女，抓到人就按倒，把根兩三寸長的玻璃管插進屁眼里，抽糞驗病，吓的工人見了就跑。

慶兒害的是熱病，從早到晚昏迷着。這天傍黑，他爹拖着個病身子從活地回來，老兩口悄悄地守着兒子。聽着兒子喘氣的聲音，半晌半晌，女人終歸忍不住，抽抽搭搭哭道：『咱們就這樣眼睁睁地看着他死了麼？連點能吃的東西都不替他弄！』

董長興悶着頭不響，眼珠死挺挺的，轉都不轉。好半天，他喘了口氣，抓起菜刀掖在懷里，顫顫哆嗦地拉開門，走到外面去。女人吃驚地叫道：『你做什麼去？』他早走遠了。

約摸過了兩個鐘頭，董長興才跌跌撞撞走回來，回身關上窖門，又頂上根大栓。他的全身沾着露水，滿頭冒着汗珠，氣色很不定。慶兒娘吓得緊盯着他，只見他走到鍋台邊，從懷里掏出菜刀，又掏出一大堆新割的高粱穗，一面喘虛虛地說道：『我活這麼大年紀，柴火棍也沒沾人的，於今逼得我去偷！』莊稼主弄點莊稼，那是容易的？要不是走頭無路，我姓董的一萬輩子也不幹這種寒心事！』說着掉下幾滴眼淚。

兩口倆立時偷着摘高粱，提心吊膽的，就怕碰上特務或是自衛隊。摘了一些，在鍋里熬成粥，先舀了一碗給兒子。慶兒聞見飯香，半睜開眼，在娘手里喝了兩三口，便搖

搖頭不吃了。做娘的禁不住悄悄哭道：『唉，這苦日子，幾時才能熬到個頭，倒不如死了好！』

董長興癱在炕上，半點也不想吃。

九 死亡線上

慶兒沒好，他爹又跟着害起熱病了。炕上躺着兩個病人，忽冷忽熱，整天昏迷不醒，全靠慶兒娘招呼。一發高燒，老頭子仰着脖子，鬍子掛着黏痰，含含糊糊地亂說胡話。慶兒鬧得慌，翻來覆去，順着嘴亂說：『回家去，回家去，我要回家去！……』發起冷來，這孩子便直着嗓子嚷：『噯喲噯！噯喲噯！』一下子就厥過去。

慶兒娘日夜不脫衣裳，伴着病人悄悄地哭，心里又焦急，憔悴得黃皮骨瘦的，好像拿梔子水洗過臉，本來沒病，也帶上五分病了。爺倆都不掙工錢，一天一天，家里絕糧了。長興清醒點，喝口白水，像是個饞嘴的孩子，哼哼着說：『噯，要有口米湯喝多好！我就想口米湯喝！』

可是從那弄呢？慶兒娘還是昨天晌午吞了幾個半生不熟的爛山藥蛋，頂着脚下餓着肚子。人窮志短，爽性抹下臉，出去討口飯吧！碰巧能要點米湯，也說不定。就端着個破碗，走到外面來。

區里的光景竟大變了，死亡統治着全山。四下靜悄悄的，難得遇見個活人。就是遇見個把人，也只剩下付骨頭架子，走路搖搖擺擺的，快進棺材了。前溝後溝，扔的滿是死屍，有的捲着破蓆頭，有的光着身子，死屍的臭味薰得人噁心。要哭麼？哭吧！哭幾回也就沒勁了，不哭了，活着的人還得活呀！

慶兒娘拿手扶着牆，走幾步，歇一會，挨到一家門口，朝里伸着個破碗，有氣無力地小聲說：『行行好吧，鄉親們，有剩飯賞我一口！』可是，這家門口擺着死人，那家炕上病倒好幾口，第三家的病人快要斷氣，娘們小孩正圍着淒淒慘慘地哭。自己都顧不了自己，誰還能分心可憐旁人。慶兒娘直着眼，時常不小心，一脚踢着人家牆根放的死屍，絆個筋頭，鬧起大群的金頭蒼蠅。她也不在意，竟像叫木頭絆倒一樣，爬起身又走。

走過幾棟房子，耳聞到有人嗚嚕嗚嚕地叫，不知鬧什麼。她順着叫聲走去，轉了個彎，來到一所大工房前，只見那個日本醫生平野嘴上蒙着白口罩，手上帶着白手套，正在發脾氣。他專管工人區的衛生，打從流行病發生，顯得格外關心，天天來查房子，一來便大呼小叫，有時嫌工房醜陋，不管颳風下雨，高低也要這家把病人挪到門外去，打掃屋子。病人死了，他却整一整口罩，掉開臉罵：『誰叫你們不講衛生，病了又不吃藥，統統死了活該！』

這當兒，平野離大工房站得遠遠的，嫌口罩不緊，又拿手捂着鼻子嘴，指手劃腳地叫道：『傳染病！傳染病！快快抬出去埋了，好封門！』

就有個跟來的中國職員跑到各家門前嚷道：『埋人去，埋人去啦！』

慶兒娘倚着牆，茫然地望着大工房，只見里邊對面兩鋪大炕，排滿了人，全都伸着腿，光着腳，直挺挺地不動。屋角還有四五個死屍，堆在一起，像是柴火。原來一屋子人都害熱病死絕了。

那個職員白癩一陣，嗓子都啞了，跑回來喘道：『真沒法子，全區都跑遍了，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活人！能動的早上班啦！』

平野指一指扔在各家門前和山溝里的死屍，又嗚嚕嗚嚕叫道：『這些怎麼也不埋？昨天不是告訴了要埋麼！』

那個職員說：『昨天死的都埋了，這都是今天新死的。』

平野就像和誰賭氣，狠狠地道：『死吧，死吧，中國人死光了沒關係！』

慶兒娘尋思平野是『老虎科』的人，也許肯借點糧食，救救他們一家三口，便走過去跪下磕頭道：『掌櫃的，發發慈悲吧！我家有兩口病人，一天沒生火了！……』

平野一推頭，掩着鼻子倒退幾步道：『臭死了，給我滾開！』連忙跑了。

慶兒娘跪在地上，披散着頭髮，兩眼直瞪瞪的，再沒有力氣爬起來。她心里空落落

的，各種念頭都斷了，只覺得周身軟綿綿的，一點一點癱化下去。這都是命，聽憑命運弄她吧！背後來了一陣腳步聲，有人壓着嗓門喚她。她聽見了，可像在夢裡，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。來的人俯到她的頭上，連聲問道：『大嬸，你怎麼啦？呃？你怎麼啦？』

她撲落開頭髮，抬起眼，看見殷冬水站在跟前。殷冬水敞着胸膛，滿臉是汗，右手叉着腰，肩膀上扛着個挺沉的口袋。他也不等回答，性急地問道：『大叔他們好點麼？我剛從鄉村買回點米，就怕碰上混帳的自衛隊，說是犯私，給我沒收去。走吧，趕緊回家去吧！』

就扶了他大嬸一把，攙她起來，兩個人東張西望地溜回家來。

十 階級的愛

不發寒熱時，董長興的神智挺清醒，只是不能動，更懶得說話。深更半夜不合眼，夜夜聽見大群的狼嚎，搶着吃山溝的死人，吃紅了眼，有時大月亮地，也敢闖進工人區里，前爪撲上窗，把嘴伸進工人的家來。越到夜靜，左鄰右舍的大人小孩唧哇亂叫，一會就有女人一聲天一聲地的哭着親人。董長興不禁要想到自己的身世，離鄉背井，拉家帶口的，眼前病得下不來炕，萬一有個好歹，剩下他們娘倆怎麼鬧？一個老人家，受苦受難，心上磨得起繭，歸期落得這樣慘，思前想後，忍不住一陣心酸，簌簌地淌下淚來。

起初，一早一晚，賈二且也不讓他安生，常在窗外尖着嗓子罵道：「真背辛，辛辛苦苦一個月，到頭分不到錢，還得喝西北風！組里也不像個組了，東倒西歪的，簡直是雞巴毛炒韭菜，亂七八糟！別拿死降着人，又不是什麼寶貝，有鼻子有限的人，天下還不有的是！要死快死，好倒地方給旁人！」

一來二去，慢慢地不大罵了。董長興幸喜沒人噪聒，心裡可尋思道：「那個刻薄鬼莫非是吞了漿糊，黏得張不開嘴？」

殷冬水招着慶兒娘邁進門時，董長興又在流淚，一時有點難爲情，拿鷄爪子似的手抹乾淨淚，苦笑道：「你看我越老越不成材了！也不知怎的，動不動就好哭！」

殷冬水拿右手揪住肩膀上的米袋子，一哈腰摺在地上，拿胳膊往低腦門子上一擦說：「他娘的，剩下一隻手，做事到底不靈了。」一回身又說：「大叔，你也不用過意不去，這袋米是買給你和我兄弟的。我孤人一個，這兩年勒緊肚子，好歹攢下幾個錢，今天總算用得着了。」

董長興一陣感激，背過臉說不出話。他女人小聲哭道：「多虧大哥操心啦！人到這地步，也說不出旁的了。這也是天數，趕上這個災難，只好聽天由命吧！」

殷冬水揪着破襖襟擦擦胸膛上流的紅汗，又忽打忽打地擗着風，亮開大嗓門說道：「什麼天數？我再不信這一套了！你就是說的黃河水倒流，我也不信了！要說是天數，

爲什麼日本人不死，偏偏就是咱們出苦力的該死！依我的歪看法，這都是幾年來肚里無食，身上無衣，勞累過分，一下洞子再受些陰寒，才熬出這場大病大災，旁的都是假話！』

董長興閉着眼，上氣不接下氣地道：『冬水，你說的是……我一輩子做事，一步邁出去兩個脚印，心胸放的正，幾時虧過人？不該把我往死路上擠！……』

殷冬水一歪身坐到炕沿上說：『大叔，放寬心吧！人往高處想，水往低處流，等你病好了，咱們回家去。……』可是又即時改口悄聲道：『不過我真等不及了，打算就走呢。』

董長興從枕頭上抬起頭道：『他們放你走麼？』

殷冬水把大嘴一閉，又壓着嗓子說：『腿是我的，他們管得着麼？丟了一隻手算了，不能把命再丟在這。組里有些人，也都想跑。』

董長興顫顫哆哆地伸出手，使勁抓住殷冬水的手背，好半晌才顫着聲說：『跑吧，趁着翅膀沒斷，趕早跑吧！……你大叔算是完了，再不能活着見到家鄉人啦！……記着我的好處，忘了我的壞處，咱們二位這世有緣，來世見吧！』

殷冬水心里好慘，嚥了口唾沫，不能出聲。

已經是晚半天，工人下了班，只聽賈二旦在外面尖着嗓子叫道：『埋人去啦！』「老

虎科」叫埋死人去啦！」

殷冬水便罵道：「這小子，太沒人味，病人死活不管，光知道頂着死人的名子，報虛名，吃空錢，下自己的腰包。」

賈二旦又在外面指着名叫道：「殷冬水，殷冬水，埋人去啦！——這傢伙，也不言語一聲，就曠半天工，鑽到他娘的肚子里去了不成？」

殷冬水提起嗓子回罵道：「你吃了屎不成，滿嘴不乾不淨的，混罵大街！老子就在這，別當我也怕你！」一邊氣虎虎的往外走，可是個子大，忘記低頭，一下子碰到門框子上，痛得直揉頭。這一下倒想起件事，連忙回過身說：「他娘的，正經事沒辦，倒氣昏了！這有兩粒牛黃解毒丸，剛給大叔他們掏換的，人家說治這個病頂靈，留着吃吧。」說着從懷里摸出個紙包，遞給慶兒娘，一掉腕又走了。

十一 茫茫的夜路

這天黑間，月亮滴溜圓。正當半夜，一小股人摸出工人區，順着一道陡坡溜到溝底，悄悄地偷下山去。一起是十個人，被窩捲成長條，斜綑在身上，有的後腰上還綁着個破包袱，手里一律提着根鎬把子。領頭的是殷冬水，閃着個大身量，脚步總不能放輕，往往踩得石頭響。後尾都是本組的光身夥友，脆蘿蔔嗓子也在里邊。死逼到頭上，誰不想跳

出死地？三言兩語，彼此透露心事，又一商量，就在今黑間闕個空，打着伴奔下山去。

月光白嘩嘩的，滿山的燈火好像褪了色，也好像比往日稀落了。這股人掩掩藏藏的，一路小跑，快到山脚時，影影綽綽地瞧見前面有一座砲樓，槍眼里透出燈光。

殷冬水收住脚，悄悄喊道：『這邊來，這邊來！』領着大夥爬上個斜坡，翻出了溝。滿地都是大秋，正待收割。伏里雨水缺，莊稼人又不斷地得給日本人修路，攤差事，難得細鋤草，莊稼便瘦得可憐，四處全露地皮。殷冬水領着大家插着莊稼地走，奔着宣化那個方向。從穀地鑽進高粱地，高粱地又鑽進豆子地，才認為摸到正路，不曾想走到個斷崖上。

脆蘿蔔嗓子叫棘子掛破腿，嚙嚙道：『這是往那走啊？瞎闖一陣，走的就不是路！』

殷冬水拿鎬把子撥着莊稼，一邊走，一邊說：『管他是路不是路，碰碰再說。』轉來轉去，殷冬水也煩了，把鎬把子一擡，爽神坐下去，賭氣道：『歇歇再走吧。看起來方向不錯啊，怎麼老摸不着正道？』

脆蘿蔔嗓子朝後望望，還瞭得見紅石山上的幾點燈火，就發急道：『也不知道天什麼時候了？頂多才跑出十里地。萬一日本人撞來怎麼鬧？』

殷冬水大聲大氣道：『揮來就幹！下山以前，大夥不是講的明白，一個人一根鎬把

子，要是來追，豁出去拼了，也不走回頭路！不是我吹牛誇口，別看我缺胳膊斷手的，來個三對五對，還不放在眼里。只要天亮趕到宣化，一上火車，天大的事也不怕了。」

脆蘿蔔嗓子忽然指着遠處道：「你們看，那是什麼？」

原來是輛汽車，亮着燈光開過來。大家慌得急忙躲到莊稼里，燈光却慢慢轉了方向，開過去了。

有人喘了口氣道：「這準是從龍關往宣化開的，不知又有什麼急事？可也巧，咱們正摸不着道，原來在那。」

大家連忙整整行李，邁上大道，順着一剷平地放開脚步。原先那個焦急心慌啊！這會子狠不能一步邁到宣化。風露更大，莊稼散出股青味，各人都想起家，恍惚開到家鄉的土味。

雞叫了三遍，月亮偏到大西邊，滿地亂搖着的莊稼影子越來越淡。白天和黑夜彷彿只隔一條門坎，跨過這一步，天就亮了。他們趕得口乾舌燥，渾身發黏，來到一個小村，可巧有家乾餅子舖，剛開門。大家正要找水喝，從東又開來兩輛汽車，碾得塵土飛揚。殷冬水瞪了大夥一眼，邁步想跑，汽車早闖到跟前，車上有人大聲喝道：「不許動，誰動就打死誰！」

兩挺機槍架在頭一輛車上，正瞄着大家。杜老五伺候着廣島小隊長立在車上，自衛

隊和日本『大部隊』紛紛跳下來，一陣撕打，把十個人全都綁起。

一回礦山，杜老五馬上保出脆蘿蔔嗓子等九個人，好言好語對他們說：『我這個人就是心軟，你們可以對不起我，我可不能對不起你們。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，無非錯聽了姓殷的一套胡話，一時糊塗上當，往後可得規規矩矩做事，再鬧出漏子，就怨不得我了。』

殷冬水真像犯了滔天大罪，五花大綁，立時網到沙子地地牢去。半個月後，工人們早晨上班，路過滿壽山，發見『老虎科』前攔個小木籠，里面擺着個人頭。那頭的肉皮叫藥水泡得白里透青，腦門子很低，玻璃似的眼睛半睜半閉的，大嘴却閉得緊緊的，帶着種激憤不平的神氣。

認識的人失聲叫道：『哎呀，這不是殷冬水麼？』

可不是。殺雞給狗看，他被認做八路軍，竟叫日本兵拿機槍打爛下身，又綁到柱子上，練習刺槍，直到全身都爛了，才割下頭，掛在這裡示衆。

十二 春天來了

春天來了。正是民國三十三年。吹上幾陣東風，紅石山上各色各樣的花草都冒了頭。黃玫瑰開得最早，香噴噴的，遍山遍野都是。工人區的石確曰里積的雪都化成水，幾

隻山鴉雀落到碓臼邊上，尾巴一蹺一蹺的，搶着跳進雪水里，亮開翅膀，頭往水里一扎，翅膀拍打着水，洗起澡來。

董長興的心一點都沒蘇甦。去年爺倆病時，慶兒吃了丸藥，再加上他娘侍候得熨熨貼貼的，躺了二十來天就好了。做爹的到底老了，從秋天躺到冬天，冬天又拖到春天，剛好點，別做事情，做事別累着，別撐着也別餓着，更不要焦急，一焦急，那病也就犯了。就這樣，時好時犯，整整拖了半年，拖得老頭子只剩下一把瘦骨頭。

殷冬水的死信傳到老人的耳朵時，他一天沒吃飯。殷冬水是他緊鄰，又是他從小摸着頭長大的，死得這樣慘，那能不寒心？

節期一改，慶兒娘心里又存了點指望，天天辨別着男人的氣色，悄悄想道：『病怕春秋兩季，開春沒添病，也許不要緊了。』

土窖外下起雨來，沙沙地，一陣鬆，一陣緊。頂到半夜，慶兒才推開門進來，渾身濕淋淋的，又是紅汗，又是泥水，乏得什麼似的，一屁股坐到炕上說：『餓壞我了！快給我點吃的罷，娘！』

他有十七歲了，一半像大人，一半像孩子，身量才拔起來，頸子顯得很長，勞累得又瘦，只剩一對大眼，掛着簾子似的紅眼睫毛。他娘連忙拾了一碗紅高粱麵窩窩頭，遞給兒子，站在旁邊看着兒子狼吞虎嚥地吃，一面問道：『今天怎麼回來的又是這樣』

晚？」

慶兒塞得滿嘴是乾糧，嗚嚕嗚嚕說道：『還不又是緊紅。日本人指着數要我們四百噸紅，出不齊，只好打連班，下雨也得幹，熬得大夥又乏又餓，骨頭都斷了！』

慶兒娘又像哭似的說：『真作孽呀！咱們這些人前世做了什麼損德事，落在這里活遭罪！就不會有個活神仙，下來救救咱們！』

滿壽山上忽然拉起汽笛來，又急又尖。……

起根只當是下夜班，沒人留心。可是汽笛一個勁叫，隱隱約約還有槍響。慶兒掘下吃的往外就走。天空一片烏黑，雨下的正急。工人們差不多全起來了，胆大的打開門，出來探望，互相問道：『那里響槍？』誰也摸不清，只聽見這個山頭也放，那個山頭也放。汽笛忽然斷了，滿壽山一帶燈火全滅，黑古隆咚的，人又叫，槍又響，亂做一團。

杜老五在黑地里慌慌張張嚷道：『快進屋去，準是土匪來砸明火！』

賈二且也尖着嗓門罵起大街來：『王八蛋操的，你們是死人不成人不成？還不去關電網的門，好合閘！』

可是沒等通上電，電網外一陣腳步聲，一大夥人影早從入口處湧進來，當頭的影子又矮又壯，像個小孩，領的路一步不錯。好幾條嗓子齊聲喊道：『老鄉，咱們是八路軍，不用害怕！』

工人們大半沒見過八路軍，光看見日本人把八路軍畫成藍靛臉，紅鬍子，還有犄角。他們未免驚慌，趕緊往家跑，砰砰磅磅亂關門。慶兒頭腳進來，二腳就門上門，趕忙擰滅電燈，喘噓噓地說：『他們到底來做什麼？』

半空響了雷，打起閃來。雨地里又是人跑，又是人叫。慶兒娘嚇的一屁股坐到地上去，衣裳掃在鍋台上，嘩拉一聲，幾個碗跌得稀碎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跳到窰門前，一邊捶門，一邊叫道：『開門，開門，趕快開門！』窰里的人都噤住聲，動都不敢動。

門外叫得更急。董長興的精神一震，覺得嗓音好熟，再一細聽，驟然撐起半個身道：『慶兒，快開！』

門一開，黑影里闖進來的是胡金海。

十三 黑人

自從打死大毛驢後，胡金海其實一直躲在大壩口他姐姐家里，隱姓埋名，不敢露面，變成個黑人，像埋在土里一樣。

他姐姐先時很擔心事，再三叮嚀道：『往後可別由着你的心意胡來啦。雖說這是八路軍的地面，那些死鬼子漢奸可不斷地來，再惹出禍，連你姐夫也要受牽連。』

他姐夫王世武是個細高挑，長得細眉細眼的，爲人精細老到，見事透亮。家裏房無一間，地無一壠，自少要的是木匠手藝，好不容易攢下幾個錢，將近三十歲成家，日子過的還是吃了上頓，沒有下頓。民國二十九年春天，八路軍開闢了平北根據地，一個羅區長來到龍延懷八區（龍關、延慶、懷來的混合縣），幫助窮人減租減息，增加工資，又挑了十個年輕、腿快、膽子大的人，編成游擊小隊，專管替八路軍送信帶路。王世武親身參加了增資鬭爭，日子過的強了，幹得起勁，又當了小隊長，從此跟革命血肉相連了。他從早覺得胡金海剛硬要強，是條漢子。過一陣子，看看沒人追問，就替胡金海攪了群小羊羔放。

這當中，胡金海時常碰見八路軍，都是些挺和氣的人，穿着灰軍裝，有時是過路，到村間問地名，坐在街上歇歇乏就走了。有時也在村里住宿，悄悄地來了，悄悄地又走了，一點都不驚動人。深更半夜，還往往有人來敲王世武家的門。這些人穿着便衣，包着頭，跟莊稼人一模一樣，只差身上揹着個挎包。每逢有人來，胡金海一定要幫着姐姐替客人燒水，或是做點吃的。

有一個黑間，羅區長來了。三十左右年紀，一身藍粗布褲褂，磨飛邊了，鞋也綻了底，露出腳指頭來，身上揹着桿單打一的牛槍。臉盤又扁又平，鼻子眼長的樸樸實實，厚厚道道的，走到那都不惹眼。見了人也不大言語，只是一味地裂着嘴笑。

胡金海端着一大碗開水送給他喝。他含着笑點點頭，從上到下打量胡金海幾眼，又笑了笑，才問王世武道：『這是你的什麼人哪？怎麼早日沒見過。』聽見說起胡金海的來歷，就變嚴肅了，點着頭讚道：『噢，倒真有骨氣！』接着一低頭，看見胡金海脚上趿着雙破鞋，底和幫快分家了，便嘆道：『啫，怎麼連雙鞋都混不上穿的！我這有一雙，你先拿去穿吧。』一邊從挎包里拿出雙嶄新的布鞋。

胡金海那里肯接，怪規規地低着眼道：『區長留着自己穿吧，你的鞋也破了。』羅區長硬把鞋塞到胡金海懷里，含笑說道：『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我就是再苦，也比你強。』

胡金海收下鞋，說不出的歡喜。他先前只當是世上的人都是只顧自己，不顧旁人，騎在旁人身上搗扇子，那管你死活。像羅區長這樣好人，他做夢也沒夢見過。從此心坎里便留下羅區長的影子，時時刻刻也忘不了。

隔不幾天，胡金海正在野地放羊，望見三個軍人撲着村走來，扛着槍，大模大樣的，也不避人。近前一覷，原來是礦山上的自衛隊。

他的心閃電似的想道：『這是來抓我的！』急忙閃到一塊石頭後。

莊稼人多半到地里送糞去了，村里空落落的。三個自衛隊進了村，也不見什麼動靜。青草正發芽，小羊羔吃的歡，四處亂跑，專找嫩芽吃。胡金海由着牠們跑去，也沒心

照管。足足有一頓飯工夫，村里忽然響了聲手榴彈，緊跟着又是一聲。

胡金海正在納悶，只見有個自衛隊逃出村來，光着頭、赤着一隻腳，沒命地跑，後邊追着王世武和一個武大朗形的矧子。他心里明白一半，跳起來迎上前去。

自衛隊看見靚面來了人，扭頭又跑。胡金海撈起塊石頭，隨地扔出去，大聲叫道：「你往那跑？看我的手榴彈！」

自衛隊吃這一嚇，一下子顛到溝里去。胡金海搶到溝沿上，張着膀子跳下去，一屁股騎到自衛隊的身上，按住他的頭，回過臉叫道：「拿繩子給我，捆起他來！」

就由王世武幫輔着捆了個結實。

自衛隊的臉擦着地，滿嘴告饒道：「大哥，大哥，你饒過我吧！」

王世武眯縫着細眼笑道：「我饒了你，你可不饒我。話糙理不糙，這也不能怨我不講交情，誰叫你自討苦吃。」又轉臉對胡金海說：「你看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，真是饞貓鼻子尖，吃腥嘴了，跑到咱這來要草雞。我把他們穩在村公所，說是出來找雞，可把吳黑找回去了。」便指一指剛剛跑上來的那個矧子。那人長得不過三尺來高，頭有斗大，戴着頂大草帽子，活像 菇。

只聽他接嘴笑道：「找到我能有什麼好處？還不是送他們兩顆手榴彈，炸得死的死，傷的傷，這個傢伙草雞沒吃成，倒先草雞了！」

十四 你們看我行，就寫上我吧！

區裡給吳黑慶功戴花的那天，胡金海擠在王世武背後，親眼看着羅區長給吳黑在胸前戴上朵大紅花，親耳聽見大家對吳黑的表揚稱贊，心裡著實羨慕。他佩服吳黑，就拉王世武的衣角，開心地問道：『這個人長的怎麼這樣出奇？』

王世武笑道：『你別看他長的醜，可有內秀。最會拉朋友，套交情，常常藉口給日本人送情報，跑到礦山上探聽消息，跟自衛隊熟得動手動腳的，不分彼此。』

會場上飛起一片掌聲。羅區長站到石台階上，伸出兩手壓平滿場的聲音，慢靜靜地笑道：『吳黑同志這回的功勞真算不小，殊不知也是整個咱小隊的功勞。你們看咱小隊的同志，差不多個個都是年輕力壯，勇敢大胆，土槍土炮，手榴彈地雷，來了就够敵人受的！不過咱們的人還不够，大家還該多多參加，誰願意，現在就可以自動報名。』

胡金海的心猛然一跳，臉色都變了。先前他在礦山上，熟人很多，可總覺得孤零零的，沒個依靠。今天在場的挑不出幾個熟人，個個生龍活虎似的，彷彿都是親人。他模模糊糊覺得這當中有股挺大的力量招引着他。他的兩眼直盯着羅區長，想開口又開不得。

羅區長望了他一眼，看出他的心事，帶着笑問：『胡金海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』

胡金海的心一下子落下去，長眼眉舒展開，有點害羞說：「你們看我行，就寫上我吧。」

從這天起，他加入游擊隊，好像重新從土里鑽出來，腰板也直起，只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力量，支撐着他，羅區長更像盞黑路上的燈亮，領着他前進。菠菜上市，小羊羔吃草長大，歸了大群，他不再放羊，索性跟游擊隊跑到礦山附近，鬧鐵、割電線、打游擊、摸砲樓，日夜不休，轟轟烈烈的，直頂到民國三十三年春天。

十五 霹靂閃電的黑間（一）

夜里十一點鐘，天下着雨，沙沙地，一陣鬆、一陣緊。吳黑戴着大草帽子，拐着個籃子，里邊盛着新炸的油糕，用布蓋着，從紅石山背面爬上來。天黑路滑，走的又是放羊小道，全仗他路熟，領着胡金海等二十幾個人一直摸到滿壽山頂那座大砲樓近前。

砲樓下邊緊鄰着「老虎科」。礦工們不知吃了「老虎科」多少苦頭，游擊隊決心要攬這個黑心幾刀子。臨時從各村調集五十多人，分做兩路：一路由王世武領頭，去砸「老虎科」；另一路就是胡金海、吳黑等人，要首先搶佔這座砲樓。

事前吳黑費了一番心思，探清山上敵人沒添防，這兩天可巧又是他認識的一個叫高義的自衛隊守砲樓。頭天下午，他像個鴨子，擺呀擺呀的，特意從砲樓前走。

高義從槍眼里叫道：「吳黑，你孤鬼冤魂的，往那瞎逛蕩？」

吳黑假裝一楞，笑罵道：「操你娘，我當是誰！」又揚了揚手里拿的黃芹說：「我摘山茶來了，你要不要？」

高義的尖鼻子伸進槍眼，叫道：「我當什麼好東西，誰稀罕你的。要孝敬老子就孝敬點好吃的東西。」

吳黑仰着臉笑道：「看把你美的！你想吃什麼？我家里還有糕，給你送些來好不好？」

高義喜的道：「要送可早點來，別叫鬼子看見，又給霸去吃了。」

現在正是來送糕。砲樓矗立在黑地里，顯得又粗又高，怪怕人的。中間一層的槍眼亮窪窪的，正有人影閃動。吳黑朝後做個手勢，胡金海等人全趴下，他獨自個走到砲樓跟前，手捏着大草帽子邊，仰着頭喊道：「高大哥，高大哥，睡了沒有？」

上邊喝道：「那一個？站遠一點！」就聽見搬得槍門響。竟不是高義。

吳黑吃驚地想：「壞了，怎麼換人啦！」仍舊壯着膽子說：「我是吳黑，高大哥叫我來送糕。」

這才聽見高義睡得朦朦朧朧地問：「你怎麼天不亮就來了？」

吳黑笑道：「下雨天，誰知道什麼時候了？我怕你餓，就手也給你來送情報條

子。」

槍眼里的人影亂晃，樓梯響了一陣，只聽嘎啦一聲，鐵門開了。吳黑一進去，高義立刻又關上門。

砲樓一共用木板搭成三層。底下的一層盤着爐灶，放着吃食東西。二層是住人的：當中一張棹子，三張小凳；地上鋪着蓆子，被窩擱的很亂；靠牆倚着兩桿槍，機槍架上還有挺歪把子。第三層只有打仗時才有人上去。

高義搶過籃子去，抓起塊糕就吃，領着吳黑往二層走。素日都拿吳黑當玩意，便取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到底是你孝順。往後多送點吃的來，乾老子也不會忘了你的好處。你不知道，這一陣鄉村鬧的太不像話，三個兩個人就不敢下去弄東西，一下去準吃虧。」

樓梯口站着個瘦鬼，瞋睡眼，腫眼泡子。吳黑自來熟，爬上去笑道：「你這位老哥也太不客氣，人家來送糕，也不是來送死，你倒要開槍。」

瘦鬼大口吃着糕，響着黏痰嗓子道：「你也別瞎埋怨，你還把我嚇了一跳呢。這一向八路鬧的兇，鬧的「皇軍」黑間都不敢上砲樓，光派我們來。要說我鬆，還有比我更鬆的呢。」

吳黑豎起脚尖，把情報條子擱到棹子上說：「今黑夜放心大胆好了，八路軍來的也不多，只有千數人。」

瘦鬼的手一顫，糕掉在地上。高義拿油手一摸吳黑的臉說：『乖乖，瞧你油嘴滑舌的，多會說話。別盡着賴在這，滾你的吧！』

吳黑摘下大草帽子，甩着雨水笑道：『我剛剛才來，又叫我走。外邊正下雨，叫我往那去呢？』

高義道：『你愛往那去就往那去，管我雞巴事。反正我要睡覺了，別在這礙事。』說着揪住吳黑的頭髮便往樓梯口拖。

吳黑的小短腿一絆一絆的，大草帽子也丟了，笑着罵道：『操你娘，過了河拆橋，連籃子也不給我。』

高義早把他轟下樓，打開鐵門，又着他的後頸頸子往外揪。吳黑拿手抵住門框子，不出去，也不讓他關門，笑着大聲叫道：『救人哪！救人哪！』

門外捲進一陣風，胡金海颺地跳進來，高聲喝道：『不許動！』牛槍便頂住高義的心窩。隨後許多人一擁而進，細起兩個自衛隊，繳了槍。

胡金海派人押走俘虜，從腰里拔出把斧子，猛力一砍電線，砲樓子立時烏黑。

這是個信號。王世武看見砲樓子拿下來，領着大家喊了一聲，衝進『老虎科』，砰砰磅磅，亂砸起來。滿壽山上的汽笛響了，又急又尖。全山的砲樓也鬧不清那里出了岔子，一處放槍，四處亂放。電線又被人砍斷，警笛一下子斷了，滿壽山一帶頓時漆黑。

胡金海打了聲呼嘯，領着人朝工人區撲去。

十六 霹靂閃電的黑間（二）

只聽賈二旦尖着嗓門罵道：『王八旦操的，你們是死人不成人？還不去關電網的門，好合閘！』

可是晚了，吳黑早領人搶到電網的入口處，汹涌而進，一邊喊道：『老鄉，咱們是八路軍，不用害怕！』

工人們又驚又疑，搶着往屋里躲，又關門，又滅燈。胡金海幾步竄進一座大工房，靠門站着，擺着手道：『夥計們，不要害怕！原先我也在山上受苦，你們不認識我麼？』

工人當中有從棺材縫里爬出來的舊人，疑疑思思說道：『你不是那個打死大毛驢的……』

胡金海應聲說道：『不是我是誰！我於今當了八路軍，這回進來，知道哥們苦的不行，特意往出救大家。想活命的跟我走吧！』

工人們楞住一回，一時明白過來，嘆咻嘆咻跳下炕，抱着被子便跑。有些人熱病纏身，下不了地，急得噉噉地哭。

雨正急，天空打起閃來，一亮一亮的，雷就響了，轟隆轟隆，轟隆轟隆，滿天打滾

。跑在雨地里的人齊聲叫道：『跑啊，跑啊，不跑還等什麼？』

這一叫，許多工房紛紛地打開門，工人爭着往外擠，有的拖着長音叫：『大爺呀，你們可來啦！』

人越來越多，足有六七百，辨不清方向，也不知道該往那去，只聽領頭的吳黑一會喊：『往南！往南！』一會又喊：『往西！往西！』大家便追着這個聲音向前跑。六七百人的腳步嘩嘩的，跟雨聲也分不清。……

十七 霹靂閃電的黑間(三)

胡金海抽身跳到董長興的密門前，叫開密門。燈一亮，董長興恍恍惚惚還當是做夢，不敢真信。他流着淚，顫着花白鬍子道：『金海，真是你麼？』一會又流着淚笑道：『唉，唉，想不到果真是你！我只說這輩子再也見不着你的面了！』

胡金海有點心酸。董長興早先多麼硬朗啊！幾年光景就蹣跚得彎腰曲背，像是乾柴紮的人。他心里焦急，不能久站，劈頭說道：『大叔，以後咱們爺倆再細談。你們先跟上我走吧，強是在這活遭罪！』

慶兒樂道：『我早就想走了。娘，快收拾東西……』

慶兒娘幽幽地說：『你這孩子，光會說走，也不看看你爹病在炕上，連動都不能動』

，怎麼個走法？」

董長興顫着聲道：「孩子，要走你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但凡能動，爬也要爬出去的！只要我看見你活着離開這里，死了也放心！」

慶兒娘哭道：「慶兒，你不要走！要死就死在一塊，強是七零八落的，弄的家不像家！」

外面又是雷聲，又是雨聲，又是槍聲，又是人聲。好幾百人的腳步嘩嘩的，震動全山，地面都震得亂顫。

胡金海心里發急，主意一轉，幾步跳到門口，回過頭說：「大叔，你寬心養病吧，我兄弟也不焦急走，以後再跟你們通消息。」說着拉開門，一竄竄到雨地裡去。

董長興彷彿要抓住他似的，興奮得用拐肘撐起身子，頭探到炕沿外，直僵僵地望着門外，慘笑了笑，想說什麼，可是一陣昏暈，一頭撲到枕頭上。

慶兒娘使力搖着他的肩膀，哭着叫道：「慶兒他爹，慶兒他爹，你醒醒吧！」搖了半天，董長興才醒過來，半睜着眼，望望女人，心里挺明白，精力可耗完了，就像燈碗里熬乾了油，火燄就要滅了。

慶兒娘只是哭，董長興的眼角也流下淚來，輕輕說道：「慶兒呢？」
慶兒忍着淚往前湊了湊，小聲說道：「爹，我在這！」

董長興握着兒子的手，半晌說道：『孩子，我是不中用了！……我死了，要好好孝順你娘……這個地方也待不得，能走就走吧！……我的屍骨，也別丟在外鄉，千萬送我到老家去，別叫你爹做個孤鬼，就算安我的心了！』

慶兒娘放聲哭道：『慶兒他爹，你當真就撒下我們娘倆走了麼？』

董長興斷斷續續說道：『我……我也管不了你們了！』

他的氣力接不上去，慢慢地合上眼。慶兒娘嚎啕大哭起來，慶兒也流着淚叫道：『爹，爹！』過了半晌，老人又睜開眼，微微笑道：『別哭了，我正樂呢！……臨死，我到底見到亮了！』帶着這個微笑，他重新閉上眼，再也不睜開了。

電光一閃一閃的，雷從遠處滾來，越滾越近，越近越響，蓋過了雨聲、槍聲、人聲、腳步聲。紅石山一時捲在霹靂閃電里，震得山搖地動。……

×

×

×

×

×

幾天以後，大壩口開慶功會，當場成立了紅石山游擊隊，跑下山的工人大半參加了，胡金海被舉做隊長。

十八 地下軍

民國三十四年五月的一天，王世武拿着個鐮子，上了紅石山。他是得到羅區長的指

示，特意去找董慶兒，爲了執行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當時給淪陷區所規定的任務：『共產黨人應該號召一切抗日人民……將自己組織於各色團體中，組織地下軍，準備武裝起義，一俟時機成熟，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，里應外合地消滅日本侵略者』。慶兒在山上給游擊隊通風報信，已經成了條最可靠的關係。爲了怕惹眼，王世武換上胡金海原先的一套破衣服，紅嫣嫣的，像個礦工。轉過山嘴，就聽見風機，捲揚機……響成一片。他順着偏僻小路，避開『老虎科』，繞到工人區，一路打聽着來到慶兒的土窖前，掀開破草簾子走進去，一邊問道：『慶兒兄弟在家麼？』

慶兒站起來，直楞楞地望着這個細眉細眼的細高挑。

王世武笑嘻嘻地小聲說道：『你不認識我麼？說起來都是熟人，我是你金海哥的——』

慶兒瞥見他的鑄子，脫口道：『金海哥的姐夫，是不是？』

王世武拉着慶兒的手笑道：『就是，就是。今天找上門來，想託你點人情，有木匠活幫我攬點做做。在家里橫豎沒正經營生，閒着也不是事。』

慶兒狡猾地望着他，嗤地笑道：『你來了定規有門道，也不用哄我，別當我不懂。』

王世武拍拍慶兒的手笑道：『算你機靈，怨不得金海常常提起你。這件事，我也不

好對你說，你也別露口風，往後自然會明白。眼時先替我攬點活，影住身子。」

慶兒想了想道：「木匠活怕摸不清，有活也說不上話。要當苦力還好辦。我們組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杜老五正愁人手缺，我去說一聲，就說我爹活着的時候就跟你熟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王世武點點頭笑道：「這也好，就是要苦了我的臉，明天該變成關帝爺了。」

慶兒去一說，果然有點望。杜老五到底厲害，把王世武叫去，從眼梢瞟來瞟去，問長問短，挺不放心。幸好王世武是個精細人，嘴又巧，問了半天也問不倒，一點不漏縫。杜老五倒認為他靠實，一口答應留在組里。上班以後，王世武很會做人，不跟人吵，不跟人鬧，一點都不咬群。裝車運紅，手脚自然不靈，有個一差二錯，賈二旦瞪着窪口眼，剛要罵，他自己先倒罵道：「呸，我這個人有個屁用，只配回家給老婆洗裹腳條子！」說的賈二旦也笑了。

組里人都愛親近他，一些年輕人更拿着他當寶貝看，有點閒空，便纏着他說書。說起來也怪，他肚子里裝的陳穀爛芝蔬，也不知道怎麼那樣多，今天是「說岳」，明天是「薛禮征東」，後天又是「梁山泊」，好像掏個十年八年也掏不完。慶兒更着了迷，整天黏在他身邊，像個尾巴。

過了十天半月，大家熟了，王世武已經看中脆蘿蔔嗓子等幾個有血性的人。一天夜

里，恰巧都擠在慶兒的土窖里，圍着他說古今。慶兒娘現在常攬點針線活，替些獨身漢縫縫補補，掙點零錢。她正坐在炕頭上，帶着燈補一件穿蘇了的破紅褂子，推了慶兒一把說：『起來點，你把亮都擋死了，叫我怎麼看的見？』

慶兒笑道：『娘，人家說的這麼熱鬧，你怎麼也不聽聽？』

他娘一邊做活，一邊說道：『聽書也不用手聽。我一個字也沒漏，你當我沒聽見。』就問王世武道：『後來賊繼光怎麼的啦？』

王世武坐在炕當中，縫縫着細眼，咳嗽一聲，又一字一句，不緊不慢地講起來。今黑間他講的是戚繼光大破倭寇的故事，早年從老人嘴里零零碎碎聽到一點，便添枝添葉，順着嘴胡編。等他編到戚繼光怎樣單人獨馬，一連刺死十幾個東洋海賊時，慶兒娘停針，聽出了神，嘆口氣道：『哎！於今要有他這樣個人就好了。』

王世武笑道：『話糙理不糙，古今中外，能人多着咧，只怪咱眼睛，有眼不識泰山。單拿我自己來說吧，常聽人提起什麼幾路幾路軍的，可是心里糊塗，老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？』

脆蘿蔔嗓子悄悄笑道：『你說的是八路軍吧？連這個都不知道，還配叫什麼百事通，簡直變成白屎桶了。』

王世武打了自己的後腦瓜子一下，笑道：『對啦，對啦，一點不錯。我真是仰巴殼

下蛋，瑗巴鷄！各位都是遠處來的，走的路多，見的事廣，別光聽我要貧嘴啦，也該講講這位豬八戒的本家的故事，讓我開開竅。」

脆蘿蔔嗓子小聲嘆道：『你們都是正經人，也不必瞞哄你們，我家里就是八路軍的地面，前些年秋里鬼子『掃蕩』，把我硬圈來下坑道，那日那夜不叫我想那夥人？可仁義啦，專替受苦人打算，地主想多訛詐一粒租也不行，真是咱們的救命星！』

王世武緊搖着頭道：『不信，不信，我就不信。人嘴兩張皮，說東又說西，要說是咱們的救命星，山上一萬多人，不死不活的，怎麼他們瞪着眼不管？』

有人搶着說道：『王大哥呀，你這麼個人，怎麼也咬着屎橛子不撒嘴！人家打上山，救出多少人去，難道就沒聽見說？』

王世武驚道：『這是真的麼？怎麼日本人常說他們愛吃活人？』

好幾個人齊聲說：『你還信這些話呢，放屁辣臊的，哄小孩也沒人信。』

王世武立時悄悄問道：『要是這麼着，你們爲什麼不加入，也好有個救？』

大家都低了頭，不知誰咕囔道：『這事一來沒有門路，二來也擔驚受怕的，得有點胆氣。』

王世武道：『怕什麼，那里會走漏風聲？我先還糊塗，聽你們一說，心里透亮了，倒真思加入。我們堡子里時常也有八路軍來，等我回去問問，要不要咱們，要就加入，

你們看好不好？」

大家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末後齊聲說道：「也好，你就回去問問吧。」

第二天，王世武告了兩天假，下山探家。回來時，還帶着一籃子糕分給組里的夥友吃。前次那幾個人都跑到慶兒的土窯里，眼巴巴地等着他。他一進屋，把手一拍，脚一躁道：「噍，這個事真叫我懊悔不迭！」

大家瞪大眼問：「怎麼的啦？」

王世武悄悄道：「我這叫做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原先怎麼不早加入？你沒見人家羅區長，待人那個和氣呀，一聽說咱們要加入，喜歡的什麼似的，還告訴我說，日本的德國把兄弟叫什麼的……」便用手按着鬢角想了想道：「我也記不清了，不是一「拉稀的」，就是一「稀的拉」，反正是個屎包，前幾天叫蘇聯打撈了。這一下子，日本人算完蛋啦，於今還屎蜊螂掉在鹽槽里，混充大料豆！殊不知八路軍早把礦山圍住了，工人加入的更不在少數。」

慶兒娘放下針線，蹙着黃臉，幽幽地說：「但願有一天，老天爺睜睜眼，保佑保佑咱們這些苦命人！」

王世武望着慶兒娘笑道：「話糙理不糙，話什麼命啊，老天爺呀，都是沒有影的話！天下的人誰不是一個鼻子兩個眼，要不是那些有錢有勢的勾結着敵人，拿着咱們當泥

搓，難道誰還比誰少幾輩，爲什麼要當孫子？共產黨能解救咱們，就是活神仙，求求倒有用。不過凡事還得靠自己，這回咱們加入，也得進進步，做點事情。」

晚蘿蘭嗓子問道：『怎麼就叫進步啊？』

王世武道：『進步就是說每人都該在山上多做些事，幫助革命。比方說山上有好人，也有壞人，凡是不取奸弄巧的，又可靠，務必拉在咱們一道，人越多，力量越大，越好辦事，——這是頭一件。二一件更要大胆才行。敵人在山上拼命鬧餓，無非想多造傢伙，來殺咱們的人，咱們必得變着方法跟他作對，不讓他隨心隨意。山上的餓，也可以多弄些下山，好造槍。將來有一天，八路軍往里攻，咱們往外殺，來個里應外合！』

董慶兒把頸子一縮，伸了伸舌頭說：『這不是要命的事麼？』

有人冤他道：『要命就別幹！瞧你那個鬼子胆，沒等怎麼的先嚇哆嗦了！』

慶兒發急道：『哆嗦？我才不哆嗦呢！明天做個樣你瞧瞧，管保不比你差。』

當場王世武便悄悄地登記了幾個人的名子，慶兒也正式加入了。

十九 火 山

現在，礦山已經變成一座火山了，雖說沒噴火，地面早頂的晃搖起來。凡是日本人都掛上槍，不三不四的特務繞山轉。天一黑，山上山下，山左山右，瀝瀝拉拉地常響冷

槍，最善於聽槍的老鬼子也辨不出是種什麼槍，引得各山頭的砲樓子亂放羅鍋砲。

活地里更不穩。燈泡子用不上三四天就碎了，風鑽的零件扔得七零八落，風簷用着用着便不見了，火藥費的不像話，可不見多出紅。爛剝皮早就疑心是工人把風簷火藥一類東西送給了游擊隊，工人們辯白道：「頭上有青天，憑良心說話，山上有萬兒八千人，人多手雜，你就是有十隻眼，那里看得過來？」

爛剝皮緊眯着左眼罵道：「無風不起浪，沒水不行船，反正你們脫不了牽連！」但又抓不到真憑實據。

破壞越來越兇。機器一開，變壓器會忽然燒起來，怎麼也查不出是誰把變壓器油倒乾了。有一天，風機正開足馬力，外邊猛然響了一聲，工人慌得趕出來一看，只見一個二百五十噸的風缸崩起一丈多高，掉到山溝里去。細一察看，原來誰把風缸的送風門關上，氣出不去，憋的崩走了。

急得日本小隊長廣島瞪着牛眼，播着棹子叫道：「馬猴子（八路軍）！馬猴子！里里外外統統的是馬猴子！」

於是亂抓人。不過也是瞎詐唬，「皇軍」先就怯了，不見太陽不敢動，一出事就拿自衛隊煞氣，罵他們跟八路軍一個鼻孔出氣。這些偽軍當真也不可靠，有時三個兩個，連鎗帶人，無緣無故不見了。

八月十號那天，情形更亂。採礦所的日本人急頭癩臉地催着工人拆幾架一百馬力的風機，當天要往張家口運。聽說張家口那面怕人炸，急着要用風鑽打山洞，好藏飛機。日本人急的要命，工人却像老太太坐牛車，慢吞吞地不慌不忙。直弄到深夜，好歹才把一架風機的零件裝上火車。

火車不便再誤，先開走了。下了礦山，順着黑沙河套往前直奔。鐵道旁一路是些狼烟墩台，黃土壘的，丈把高，古時候邊境吃緊，便在墩上漚起狼糞來報警。車頭的燈一會亮，一會滅。再一亮時，司機忽然發見前邊的鐵道扒了兩丈多長，翻到一邊。他連忙煞住閘，要停車，炸彈就響了。墩台上，墩台後，轉出大群的人，有農民，也有今夜剛從山上下來配合的工人，直撲上來。手榴彈炸的天響，閃着紅光。閃光里，影影綽綽望見一座墩台上立着個人，正在揮着牛鎗發號施令。這是胡金海。

火車一打趴下，胡金海跳到車上，繳了路警的鎗。游擊隊把坐車的工人集合一起，胡金海揚了揚長眼眉，就像蝴蝶動着鬚，大聲說道：『鄉親們，你們受驚了！咱們扒鐵道，是要斷絕山上鬼子的去路，大家也不用害怕。今天還有椿天大的喜事告訴大家：夜來八月九號，蘇聯跟日本開仗了！單是八路軍，日本還招呼不住，再加上蘇聯，眼瞅着就要了他的命！這就是咱們全國大反攻的時候來啦！』

工人們聽說一聲，樂得雙腳跳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跟着游擊隊衝上車，又儼又慄

，一霎眼工夫，車上的風機早破壞得五骨分屍，七零八落。胡金海拿了包炸藥，塞進車頭的汽筒里，接上芯子，點着火炸了。然後他把大姆指和食指塞進嘴里，打了幾聲口嘯，游擊隊就地捲起一陣風，眨眨眼不見了。

那夥子配合游擊隊襲擊火車的工人也散開，各自悄悄地轉回山去。慶兒便是其中的一個。他們各帶着老虎鉗子，是專門來起道釘的。

慶兒太興奮了，一時半刻也不能安生，走到半山坡，又從腰里摸出個雷管，按上芯子，點着扔到半空，炸的像鎗響，引得砲樓里又放起羅鍋砲。

但當他推開密門走進家時，杜老五却把他迎頭堵住，擎起手鎗，沉着驢臉問道：『你這一整宿到那去啦？又不是夜班。』

慶兒一時說不出話。他娘道：『我說明天是你爹的陰壽，你連夜下山買紙錢去了，他又不信。』

杜老五也斜着眼，呸了呸大金牙，抓住慶兒就翻。先翻出那把鉗子，又翻出幾塊黃炸藥，張開左手扇了慶兒一巴掌，咬着牙罵道：『小鬼崽子，還想在我面前耍歪掉猴的！我早看透了你這個壞蛋，盯你不止一天了，還有什麼說的！』

便用手鎗狠命戳了慶兒的心窩一下，把他押到沙子地自衛隊去，下了地牢。

二十 勇敢，勇敢，再勇敢！

接連過了幾夜堂，慶兒受了非刑吊打，渾身上下青一塊，紫一塊，沒有一處好地方。這是第四夜了，過完堂，自衛隊把他押回來，打開牢門，使勁一推，他便一頭栽進去。

牢里黢黑，發出一股潮濕的霉味。犯人擠得滿噎噎的，十有八九犯的是『思想不良』罪。一批一批抓進來，又一批一批押出去，也不知道把些工人斷送到那去了？慶兒趴在地上，一時動不得，只覺渾身生痛，可又說不清是那塊痛。灌火油，跪老虎凳，都熬的過，今晚上日本特務更歹毒，把他扒光膀子，拿着燒紅的烙鐵烙他的肋巴條，烙一下，問一句：『你說不說，山上還有誰是你的同夥？』

慶兒痛得慘叫，豆大的汗珠子滿臉亂滾，厥過去幾次，可是一個人不露，一口咬定說：『屈死我啦！屈死我啦！我連八路軍的影也沒見過，怎麼賴我是八路軍？』氣的一個特務下死勁踹了他一脚，罵道：『拉他回去，明天崩了他算啦，省得費事！』

慶兒想起這幾句話，心比傷口更痛。旁的可以丟手，惟獨捨不得他娘。他一死，娘哭也哭死了。爹叫人家活活折磨死，這口冤氣沒出，那甘心自己又白白死了。於是就想起王世武近來慣說的話：『鼓足勁幹吧！別看日本人耀武揚威的，過不幾天就該場台了』

！毛主席早就告訴咱們要勇敢，勇敢，再勇敢！再加一把勁，勝利就是咱們的了！」

是的，他該更勇敢點。這些天，山上山下的同志，不正拿出勇敢，勇敢，再勇敢的精神，對敵人來了個大反攻？游擊隊逼近礦山，攻砲樓，喊話，夜夜不休。工人區里四處飛着油印的傳單，寫的是：『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的救星！』『只有跟着共產黨走，才能得救！』『工人們起來，奪取敵人武裝，打倒日本鬼子！』

慶兒不知道這些詳情，聽見到處槍響，也猜出是胡金海他們進攻的急了。遠處又響了槍。牢門口兩個哨兵嘀咕議論道：『你聽，你聽，簡直像通了馬蜂窩！』

第二個人道：『這夥人真惹不起，胆子又壯，夜來黑間，獨自一個就敢闖進自衛隊的營房里摘槍，砲樓聽見了，拿機槍封住了路，那小子也靈，抱着十一條槍就地幾滾就滾出去了——聽說就是那個打死大毛驢的人幹的。』

先前那人又說：『我看咱們這也不穩，開小差的也不少了。咱們哥倆也該早打主意，別等上了賊船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』

慶兒忘記了痛，兩手搬着地牢的鐵閘欄，臉擠到閘欄縫里。他的臉燙熱，渾身的傷火辣辣的，像是火燒。他的心可更像火，早長了翅膀，飛出地牢，跟着成千成萬的同志在一起撕殺。……

二十一 移山倒海的人民

聽說沙子地又槍斃人，保不準慶兒也死在里頭。慶兒娘心都碎了，披散着頭髮，一路哭，一路往沙子地奔去。一連幾天她吃不下飯，喝不進水，白天黑夜只是哭，憔悴的又瘦又黃，眼睛腫的像爛桃。等她爬上東山梁，望見了沙子地，一個筋頭栽到山坡上，累的爬不動。

沙子地竟像翻江倒海似的，亂成一團。這地方風景最好，八月間，漫山漫坡盛開着寶藍色的藍鈴，襯着一棟一棟精巧的小洋房，日本人住在當中，舒服的像些神仙。今天可不不然了。日本人男女老幼，慌慌張張地擠在電網門口，咕咕咕咕地亂叫，也有女人擦眼抹淚地哭。那個日本醫生平野帶着白口罩，白手套，滿頭是汗，惡狠狠地吆呼着一群工人替大家搬東西。

慶兒娘心裡疑惑不定，冷不妨大挖痘上一個放哨的日本兵朝下喝道：『你是幹什麼的？』說着噙地放了一槍。

慶兒娘這一下，爬起來就跑，不想一陣昏暈，一頭栽倒，順着山坡滾下去，跌閉了氣。

好半天才甦醒過來，只聽見山頂上轟轟的，一個勁響。起根只當是崩紅，越聽越不

像，倒像是砲。她的心七上八下的，又怕又慌，硬撐着身子又跑。

工人區的情形更變了。誰也不上班，成群大夥地站在屋子前，東談西講，又議論，又爭辯，臉上的神情帶着驚訝，又帶着高興。不知誰在牆上貼了許多標語，大群的人圍着看，還有人指指點點地念。

賈二旦三把兩把掀開工人，伸手去撕標語，嘴裡罵着大街，脆蘿蔔臊子橫着肩膀扛了他一膀子，罵道：『靠後點，我看你敢不敢撕！你吃鬼子屎，喝鬼子尿，到今天別再想唬洋氣了！』

賈二旦張手要打，好多人齊聲嚷道：『揍這個王八蛋操的！』閔地撲上去。賈二旦看見勢頭不妙，抱着頭竄出人圈子，一邊跑一邊罵道：『好小子，等着我吧，我不掐出你們的腕門黃就不姓賈！』

慶兒娘拉着個人，驚驚惶惶問道：『糊塗死我了，難道日頭從西出來啦，你們就敢這樣鬧？』

許多人嘻嘻哈哈笑起來，那人答道：『山上鬧到這個地步，你怎麼還蒙着頭睡大覺，不知道日本人纔剛都拿起腿跑啦！火藥庫也點了，你聽聽，炸的正兇呢！』

慶兒娘心里糊塗，張着手到處去找王世武，頂頭却碰見脆蘿蔔臊子。脆蘿蔔臊子眉開眼笑地問道：『大爺，人家都樂，你怎麼還是愁眉苦臉地掉眼淚？』

慶兒娘再也支撐不住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擰着鼻涕哭道：「我有什麼好樂的？慶兒的死活不知，這會子連王世武也不照面了！」

脆蘿蔔嗓子蹲下身，悄悄說道：「你找王世武做什麼？他夜來黑間就下山了，是羅區長招呼他回去商量事情。這邊時時刻刻有人去送消息，你有事告訴我吧。」

慶兒娘抹着淚道：「我能有什麼事？只盼他們早一刻來，好叫我少受一刻罪！」工人們忽然都朝東跑去，擁在電網前，探着領子，蹣着脚尖，紛紛地議論着什麼事。脆蘿蔔嗓子丟下慶兒娘，也跑過去。只見東山梁翻下三四十人，懷里全抱着槍，有的兩枝，有的三枝，正朝這邊趕來。當頭的人正是王世武。後面跟的人穿着破破爛爛的紅衣裳，光着頭，赤着腳，身上好像帶着傷，走路挺不方便。

隔老遠工人便叫着問道：「老王，你打那來的？」

王世武眯縫着細眼，笑着點頭，又伸出大姆指頭朝肩後輕輕一指說：「沙子地。」他一上了坡，工人們便圍上去，鬧嚷嚷地發出問話，鬧得王世武緊擺着手笑道：「慢一點，慢一點，大家都問，叫我答應誰是。你們先別嚷，鴉靜一點，聽我告訴你們一件大事。」

工人們靜下來，王世武攢着嗓子說道：「你們知不知道，日本鬼子已經無條件投降啦！從今往後，再也不必受日本的屈氣了！這個日子，是八路軍給咱老百姓打出來的，

咱們的隊伍就在四圍，一會就上山啦。」

工人們一聽說日本已經投降，吼了一聲，發了瘋似的亂蹦亂跳，亂嚷嚷地噪成一片。氣粗的見了東西便砸，發洩肚子里多年的冤氣。一轉眼，這個工人區，那個工人區，都聽到信，滿山嗡嗡的，淨是勝利的歡笑。

原來日本在八月十四號那天便正式投降了。一得到消息，羅區長立時把先前派進礦山的人叫出去，知道山上還有六七十日本兵，再就是一百四五十名自衛隊。王世武被派去給自衛隊送信，叫他們投降，不想偽軍早吓胆寒了，有的先自奔了八路軍，有的擦下槍，換上便衣，先一步溜了。日本小隊長廣島慌了手脚，把各砲樓的人都撤回去，死守着大疙疸不敢動。地牢裏的犯人急得亂搖門，王世武趕來，砸開鎖，領着大夥收拾了偽軍的槍。

慶兒娘坐在地上，王世武剛才的話聽倒是聽見了，心裡可木辣辣的，說不出是什麼滋味。她樂麼？自然樂。可又樂不起來。活到四十多歲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受苦受氣，到頭死了男人，丟了兒子，剩下她一個孤寡老婆，將來還有什麼指望？還不如兩腿一伸，嚥下這口氣去倒乾淨。

，她越想越難過，眼淚嘩嘩地直流，這時却有人來攙她的胳膊說：「娘啊，你坐在這哭什麼？」

她抬起頭一看，竟是慶兒。還怕是自己眼錯，趕忙擦乾淨眼淚再看，不是他是誰？

慶兒瘦的嘴巴都尖了，臉上一縷一縷的盡是傷，兩隻眼忽閃忽閃的，却像燈籠。慶兒娘這一陣傷心，忍不住哭出聲道：『我只當你拋下苦命的娘，到陰世找你爹去啦！沒會想你還能活着回到娘跟前，娘死也甘心了！』

慶兒的眼睫毛也濕了，忍着淚笑道：『娘，你該笑啊，怎麼倒哭起來？』

慶兒娘的嘴角一牽一牽的，忽然笑了。一邊笑，一邊更嘩嘩地流淚。這個淚又酸又甜，叫人心痛，也叫人歡喜。從她懂事那一天起，她的臉就像變成石頭，永遠愁眉苦臉的，沒點好顏色。今天却第一回笑了。笑着笑着，忽然又傷心地哭道：『咱們總算熬到頭啦！只是你爹死的太慘，要是他能知道今天的事，死在地下也會笑的！』

游擊隊上山了。紅石山盡頂上首先飛出一面紅色的戰旗，只聽山後雷似的這個叫啊，大隊便從後坡翻上來，佔領了各山頭的砲樓。一時從東到西，山脊梁上絡繹的，盡是小人，數不清有多少。

王世武直着嗓子叫道：『夥計們，這裡有的是槍，有胆子的跟我走，咱們迎上大隊，到大疙疸上去鬧廣島他們的槍！』

許多人應聲叫道：『我去！』『我去！』大家搶着去拿槍。有些是原來的地下軍，一大半是臨時起來的工人。沒抓到槍的也不甘心落後，拿起鎗把子鐵鏈追上去。慶兒丟

了娘，不顧創痛，也跟上去。

各山頭的砲樓點起了火，冒着大烟。烟一落，火苗竄出多高，烘烘的，燒紅了半邊天。山頂的人喊，半山坡的人叫，全山都震動了。一股人走下山頭，兩個人走在最前面。一個大約三十左右歲，面貌長的樸實厚道，只是含着笑點頭；另一個却是長眉大眼，又灑脫、又英俊。

這自然是羅區長和胡金海。

羅區長要趕到工人區，召集全山的工人開會。胡金海揚起蝴蝶鬚似的長眼眉，招呼一聲，帶着游擊隊跟王世武他們匯合一起，趕去包圍了大疙疸，寫信進去，叫廣島投降。

廣島早抓瞎了，但是接到他長官的命令，只許把槍繳給國民黨，不許繳給共產黨。廣島明白重慶國民政府一貫和日本眉來眼去，有些意思，串通一起反共的事也幹了不止一次，便打定主意不降，樂得在中國燒上把火，挑起反共的內戰。這天黑夜，他不顧死活，領着人攀登一座沒有路的大山，撞出包圍圈，連夜竄到龍關去。

胡金海把手一揮道：『揮這個狗日的！不投降就揍他個稀里嘩啦！』

他領着游擊隊和渾身是紅的工人武裝，帶上新繳的槍，連夜揮下山去。全山的砲樓還在燒着，黑夜里，只見一個一個山頭冒着紅光，恍惚是火山噴出火來。夜靜當中，隱隱

約約地聽見西北上正響着炮，隆隆的，彷彿是雷——八路軍的大隊已經逼近張家口了。

就這樣，大塊大塊叫敵人蹂躪了八年的土地到底解放出來，百姓也抬起頭，重新見到天日。這個勝利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經過八年抗戰的結果，是全國人民拿着血肉生命換來的果實，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大勝利。說什麼青山不改，綠水常流，人民就有移山倒海的大力量。紅石山看起來還是原來的紅石山，但已不是原來的紅石山了。紅石山已經澈頭澈尾翻了個過，變成人民的礦山了。

二十二 勝利的果實

轉眼過了一年，又是八月中旬，這天恰有趙火車從宣化開到紅石山。火車到站，一個斯斯文文的後生走下車來，戴着頂藍學生帽，穿着白襯衫和藍學生裝褲子，藍褂子搭在右胳膊上。站上的工人看見他，趕着招呼道：「胡隊長，你這一陣在那工作，怎麼老不見？」

胡金海怪靦腆地笑道：「我現在學習呢。」點點頭走上山來。

自從抗日勝利後，他率領的紅石山游擊隊便分散了，各自回到本地去參加生產。胡金海覺得從少受罪，不認識字，很吃虧，便轉到宣化一家中學念書，提高自己的文化。離開礦山，將近一年了，乍一回來，看起來事事親切，可又事事陌生。工人區不似先前

那麼破爛了，好些家門口種着青菜，養着八月菊、粟雞花。娘們小孩，從頭到腳，都有穿有戴的，氣色也好。山坡上放着白羊，一群一群的小雞剛出窩，跟着老母雞滿地跑。老母雞找到吃的，拿嘴吁着，咕咕地叫，小雞便唧唧吱吱地搶着吃。老母豬帶着成群太夥的小豬，噉着嘴亂拱，一會又到牆邊撐起癢來。小豬看見生人，直豎豎地望着，忽然把耳朵一擺，搖着小尾巴撒歡跑了。誰家的小毛驢牽出去放青，吃饱了，自個往回走，幾條小狗好頑皮，往驢身上一個勁撲，汪汪地亂咬。

胡金海看了笑道：『你們這倒好，比鄉村都熱鬧。』

一個女人坐在門坎上納鞋底，懷里奶着孩子，回手在頭髮上磨磨錐子，笑着答道：『可不是，要在早先，你想聽個雞呀狗呀叫的，也聽不見。誰敢養隻雞？要叫鬼子漢奸看見，就說犯法，拿去吃了不要緊，還得受罰呢！』

胡金海順便問道：『董家大婦是不是還住在原先的小土窖里？』

女人道：『你是說慶兒他娘吧？早搬了，誰還住那種壞地方。她就搬到從這數第二棟房子里……』便張着嗓子叫道：『慶兒娘，有人找你呢！』

慶兒娘從門里探出身子，張着兩手，滿手粘着麵，楞了一楞才認出胡金海來，趕忙迎出來笑道：『你這是打那來呀？快到家里坐吧。差不多有一年不見了，我那天不跟慶兒重念你。慶兒又聽人說你當了什麼戰國英雄，嘴壞的就說：『人家一做官，那瞧的起

舊日這些窮夥計！』我就知道你不是這種人，再說八路軍也不興這樣。』

胡金海懸着腿坐到炕上，笑着表白幾句，一面打量着屋子。屋子不大寬敞，收拾的却乾淨。炕上鋪着蓆子，靠窗放着幾牀半新不舊的鋪蓋，都是解放後開支新置的。炕里頭擺着幾個洋鐵桶，專盛米麵。慶兒娘的頭上絡着塊藍布，穿着一身青細布褲褂。一年光景，她竟變成另外一個人：先前整天皺皺着眉頭，唉聲嘆氣的，說話像哭，在人前也不大敢說話，於今可又說又笑，神氣開朗多了。

門口擠着一大堆小孩，有的砸着指頭，有的挖着鼻孔眼，直豎豎地瞪着眼瞧。也有幾個隔壁鄰居的婦道人家在門外探着頭望。慶兒娘忙着坐水，又道：『你來的正巧，不瞞你說，今天是慶兒的生日，我正趕麵條。長到十九歲，從小沒好命，飯都吃不飽，那撈得着過生日？就算他剛下生，今天給他過個週歲吧！』

胡金海問道：『我兄弟還在組里做活麼？怎麼不見他？』

慶兒娘道：『他一個瞎字不識，不賣苦力做什麼？』便對一個小孩說：『你到上邊工會看看，就說他金海大哥來了，開完會快下來，別盡着貪玩。』

門口一個女人笑着插嘴道：『像慶兒那孩子，你再嫌不好，你還想要個什麼樣的孩子？又孝順，又務正，工會里做着份事，再說不好，可是恨鐵不成鋼了。』

慶兒娘笑道：『千說萬說，不識字，總沒出息。我老了，要不老，晚半天定準也到

上坎的學校里去念書。說起組里的事，也大不像從前了。組長是大夥舉的，都是百里挑一的好人，下洞子的時候雖說也弄一身紅，回家就有水洗，再換上套乾淨衣裳，一年到頭沒病沒災的，看起來也像個人了。那像杜老五在的時候，一個個糟的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那年不死上千八百個，想起來還叫人掉淚！」說着眼圈紅了。

提起杜老五，門外的幾個女人都動了氣，索性擠進屋子，你一言我一語的講起來。這個說：「那個死雜種，怎麼也不抓住他，叫他跑了！」第二個便說：「當時亂糟糟的，壞人跑的也不止他一個。聽說都跑到天津北平去啦，照樣唬人。幾時解放軍過去，好好地治他們一治。」第三個便道：「像他這種害人精，抓到了一定不會饒他。不過對爛剝皮跟賈二旦，應該再嚴點。依我說，宰了也不冤！咱們解放區待人真寬，交給區里以後，賈二旦賠出些錢，當衆一坦白，就寬大啦。爛剝皮判了個罪，不過也沒要他的命。我也明知道不錯，只是心里不痛快。」

屋里一時只聽見娘們的嗓子噪噪嚷嚷的。胡金海文文靜靜坐在旁邊，像個大姑娘，羞搭搭地笑着。一個女人忽然轉過臉問道：「可是呀，那些日本人跑了後到底怎麼的啦？也該給他們點罪受受。」

胡金海低着眼笑道：「一些日本老百姓，也不擔多大罪，咱們還打發俘虜回國呢。就是廣島這類傢伙壞，一跑到國民黨地面去，國民黨的反動分子像得了寶貝一樣，倒把

他們和漢奸隊都封了官，又勾結他們來打咱們解放區。」

慶兒娘正在炕上放了張小棹，泡上壺山茶，聽了驚道：「怎麼，又打仗了麼？好好的日子不過，這都是爲的什麼！」

胡金海道：「就爲的是你的日子太好過了，反動分子才來打你。你要翻身，他們偏要騎着你的脖子拉屎！」

正說着，董慶兒喘噓噓地跑回來了。他完全長成個筋肉結實的小伙子，推着滾圓的頭，臉腮放着紅光，簾子似的黑眼睫毛，忽閃忽閃地睜着。一進門就拉着金海的手不放，劈頭笑着說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又要上山來組織游擊隊啦？我第一個先報名。纔剛工會開會，告訴說蔣介石仗着美國撐腰，已經動手來打咱們解放區了。這種混帳東西，有什麼理好講，只有揍他！沙鍋子搗蒜，一錘子的買賣，揍爛他算啦！」

慶兒娘生氣道：「人家聽見打仗，都不高興，你倒樂的笑。這也不是搭台子唱戲，有什麼熱鬧好趕！」

胡金海道：「大嬌，你心裡也不用不踏實，咱們的天下算定啦。姓蔣的要能討到便宜，除非是驢長角！」

慶兒又拉着金海的手笑問道：「王世武他們那去啦？」

胡金海說：「王世武和吳黑都又出來鬧民兵自衛隊了。羅區長於今在宣化武裝部，

倒是叫我就便看看山上的情形。」

慶兒挽起袖子，對他娘道：「娘，我幫你趕麵，留金海大哥在這吃飯。」

胡金海擺着手道：「不行，我還得到大壩口去一趟。」

慶兒道：「雨來啦，你走什麼？」

胡金海望望天，果然從南面上來一大片黑雲，罩住山頭，一時陰沉沉的，天地都變了顏色。但是雲彩沒根，他便放心道：「不礙事，一陣雨就過去了。」

沒下雨，先起了風，窻門碰得亂響。一轉眼暴雨來了，只聽大風嗚嗚地叫，吹得雨絲橫飛，像是股烟，一路飄下山去。可是北方七八月間，注定是熟莊稼的好天氣，不管這陣雨多猛，不久終歸要晴的。天一晴，太陽露出頭來，曬着滿山滿野的莊稼，農民就該磨快镰刀，動手收割他們親手播種的好莊稼了。

幾句贅話

我前後在紅石山上住了九個月，最後才寫成這篇東西。說來慚愧，這還是我初次接近工人，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語言，不能跟他們的結合一致，儘管滿心願意替他們做事，結果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寫出的東西，自然不會叫人喜歡。

小說里的人物，差不多全是真的，但又改頭換面，經過些變動。小說里的故事，也都是礦山發生過的，不過由我整理起來，貫穿一起。稿子寫成後，我曾經念給一些工人聽，他們提出許多珍貴的意見，叫我修改，甚至於一句話，一個動作，也不馬虎。

感謝各位工友給我的幫助，就讓我吧這部小說獻給紅石山成千成萬的工友吧。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號夜

寫在龍關紅石山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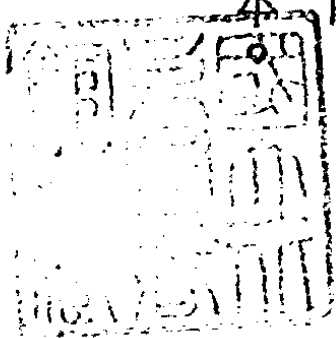
又記

這部小東西寫完後，解放戰爭便爆發了。我把小說交給一位可敬的同志替我保存着，自己滾到戰爭里去。兩年半後的今天，當解放軍勝利地進入北平時，我取回原稿，大刪削一下，變成現在的樣子。我的心情却不無感觸，因為許多礦山的工人都參加了這次戰爭，有的毫不吝惜地付出了他們的生命，而胡金海，這篇小說的主要英雄，更是在慘酷環境里，一直堅持着龍關、延慶、懷來一帶的游擊戰爭，不幸在三十七年二月間，襲擊一個叫新堡的據點時，英勇當先，慷慨犧牲了。現當偉大的北平古都解放的歷史節日，我謹用中共中央的一句高貴的言詞來紀念這些我所愛的戰友吧：

『一切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！』

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

北平



紅石山

著者 楊 勃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

經售者 各地新華書店及代銷處

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遼·一——四·〇〇〇

紅 石 山

(衆) 1949.9. 初版

遼・1—4000

基本定價：250 元